



軍中康樂叢書第二十二種

仇與愛

(四幕悲劇)

熊子生著

國防部政工編印局

MG
I234.6
174

本劇除供軍中演出外作者保留，改編，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業餘，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同意，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之。

本劇作者通訊處：南京國防部政工局



3 1774 7033 7

一顆火熱的心，獻給

我的青年的朋友們。

本劇插曲之一

D 調 4/4

夜鷹之戀

魏子生詞 鄭文一曲

稍慢而帶悲慘地

3

5 | 6 — $\dot{1}$ $\dot{2}$ | 6 — 3 5 3 2 | 3 2 1 3 5 1 3 |

i. atempo

2 $\dot{1}$ 0 5 | 6 — $\dot{1}$ $\dot{2}$ | 6 — 3 5 3 2 | 3 . 2 1 . 3 2 — |

月夜 牽 引 我們到遼闊的草 原

5 6 — 7 | 2 — 7.6 | 6 0 5 5 | 6 6 1. 6 — |

望 着 自 由 的 鳥 羽 翼 雄 健 朝

5 — 5.3 | 2 — 1. 2 | 3 . 5 6 6 0 1 . 2 | 6 — 6 . 5 3 . 5 |

翔 在 天 邊； 他 們 雙 雙 對 對 象 徵 着 我

2 — $\dot{1}$. 2 | 7 . 1 6 — 0 | 5 5 4 2 | 1 . 2 6 . 1 2 — |

倆、 夜 鷹 之 戀 • 往 事 不 堪 回 首

1 . 2 10 5 6 5 | 1 2 3 5 3 | 2 1 7 6 6 | 1 . 2 3 5 6 |

思 念 着 千 愁 萬 緒 擾 亂 了 我 底 心 弦 花 一 般 的 夢

6 6 5 6 7 | 2 . 7 $\dot{1}$. 7 | 6 — 0 3 . 3 | 5 . 4 3 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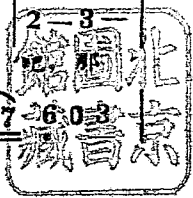
掠 過 于 我 底 身 邊 思 念 傷 感 顧 影

1 . 2 2 — | 0 1 . 7 1 . 2 3 5 || 6 — 4 3 | 2 — 3 — |

厭 倦 啊 忘 了

2 $\dot{1}$ — 0 | 0 0 0 | 0 6 | 6 6 7 1 7 — 6 0 3 |

傷 感



南

Ait

ateupo

3 1 7 1 7 6 7 | 3—0 0 3 | 3 0 3 1 7 . 6 |

我 們 要 珍

atewp

6—0 6 6 | 6 7 1 7 6 0 3 3 | 1 7 1 7 6 7 3 |

重

3—0 3 3 | 0 3 . 3—2 | 1 7 6 — |

今 宵 今 晚 鷹 之 戀

0 6 6 6 7 1 1 6 | 0 3 3 1 7 1 7 6 | 7 3 — 0 |

3 2—1 7 | 6—0 6 7 | 3 0 6 . 7 1 |

沉 醉 在 江 沿 不 知 道 何 夕 何

7 6 3 6 || 1 . 7 6 4 | 3—0 2 . 3 | 2 0 3 1 7 |

年 再 是 咱 們 底 今 晚 不 知 道 何 夕 何

6—2 . 3 2 | 3 5 6 4 | 3—3 2 1 | 1—0 |

年 重 暖 着 月 夜 的 狂 歡

Rit

0 0 0 0 6 || 6 6 7 1 7 6 0 3 | 3 1 7 1 7 6 7 |

pp

3—0 ||

Sop. Solo 本劇插曲之二 D調 4/4
 Leuto 從軍進行曲

5. 1̇ 7 6 | 5 6 3 — | 6. 1 2. 3 2 | 1. 5 6 7 6 — |
 天 長 地 久 何 時 盡 國 破 家 亡 恨 無 窮

6. 5 7. 2 | 5. 7 6 — | 4. 5 3 2 | 1. 7 6 — |
 勿 貪 醇 酒 美 人 戀 應 效 班 超 與 木 蘭

6 1̇ 1̇ 2. 1̇ 5 | 5 6 3 — 5 | 5 6 1̇ 2̇ — | 7 6 5 — |
 要 為 正 義 和 平 鬥 殺 盡 共 匪 雪 恥 仇

2 3 5 3 | 5 6 3. 5 6 — | 1̇. 2̇ 1 6 | 5. 3 2. 6 1 — 0 ||
 金 戈 鐵 馬 今 朝 去 不 收 疆 土 誓 不 還

男聲三重唱

稍快 進行曲

G調 2/4

T. I	}	0	<u>2 3</u>	0	<u>6 6</u>	4	<u>6</u>	<u>5. 4 3</u>	3 —
			起來		起來	我	們	要	效
									仿
T. 2		0	<u>5 5</u>	0	<u>4 4</u>	2.	<u>4</u>	<u>3. 2 1</u>	1
B		0	<u>1 1</u>	0	<u>1 1</u>	7.	<u>6</u>	<u>1. 7 1</u>	1

}	2. 1	<u>7. 3 6</u>	<u>6 6 6</u>	0	<u>5. 6</u>	<u>5. 4 3</u>	3 —
		班 超 和 木 蘭	放 下	兒	女 的 情 腸		
	7 3	<u>7. 1 6</u>	<u>6 4 4</u>	0	<u>3. 4</u>	<u>7. 2 1</u>	1 —
	5 6	<u>7. 1 6</u>	<u>6 1 1</u>	0	<u>1. 1</u>	<u>1. 2 3</u>	3 —

2.	<u>1</u>	<u>7. 1</u>	<u>6 6</u>	0	<u>3. 2</u>	1	1
夢	想	和 狂	歡		為	正	美
7.	<u>6</u>	<u>7. 1</u>	<u>6 6</u>	0	<u>1. 7</u>	6	6
5.	<u>6</u>	<u>7. 1</u>	<u>6 6</u>	0	<u>5. 4</u>	3	3

<u>2. 1 7</u>	<u>6 6</u>	1. 7	<u>1. 2</u>	<u>3 3</u>	<u>6 6</u>
好	真理	前 進	復 仇	復仇	復仇
7.	<u>6 6</u>	6. 7	<u>1. 7</u>	<u>6 6</u>	<u>4 4</u>
5.	<u>6</u>	1 1	6. 5	<u>1. 7</u>	<u>6 6</u>
					<u>1 1</u>

0	<u>5. 6</u>	<u>5. 4 3</u>	2. 1	<u>7. 1</u>	<u>7. 1</u>	6
	前	進	鐵 馬	金 戈	驅 向	前
0	<u>3. 4</u>	<u>3. 2 1</u>	7. 1	<u>7 1</u>	<u>7. 1</u>	6
0	<u>1. 7</u>	<u>1. 2 3</u>	5. 6	<u>7 1</u>	<u>7. 1</u>	6

Rit.

6.	7	<u>1</u>	<u>1</u>	0
驅 向	前			
4	5	<u>3</u>	<u>3</u>	0
1	2	<u>1</u>	<u>1</u>	0

愛與仇

魏子生著

四幕悲劇

時代：

民國三十七年冬季。

地點：

山東青島。

人物：

俞秀吟：女性，廿四歲，某音樂院畢業生，體弱多愁，富於幻想，過着羅曼蒂克的生活。

韋傑明：男性，廿六歲，從事戲劇的工作者，性溫柔，富熱情，且忠實於藝術。

陳嫻嫻：女性，廿八歲，性風騷浪漫，長社交。（客串第一幕演員）

許是爲：男性，卅五歲，陰險狡猾，好女色，陳嫻嫻的姘夫，華達銀行的經理。

萬力：男性，卅歲，幽默嗜酒，演員，綽號老大。

王樹強：男性，廿餘歲，作家，韋傑明友，富於正義感。

愛與仇

愛與仇

八

柏小瑛：女性，未滿廿歲，陳嫻嫻表妹，天真活潑，家在匪區，在此讀書，借居嫻嫻處，（客串）

（一幕演員）

陸元：男性，廿餘歲，口納，劇團內舞台工作者。

張山：男性，四十餘歲，嫻嫻處僕人，忠實。

幻影——即吳錦豪——登場無話。

記者一位。

第一幕

出場人物：

新聞記者，許是爲，萬力，陳嫻嫻。柏小瑛，韋傑明，陸元，王樹強，俞秀吟

時間：

一個冬季的晚上六點光景。

景：

在冬末的天氣，某劇場的化裝室內，這裏露着濃烈的景像，因爲大夥兒在忙湊，人們呼吸出的空氣，加強了室內的溫暖，在室內前面放有長桌一張，桌兩傍有條凳，桌上放着化裝的器具右面靠牆放着茶几，兩傍兩把椅子，几上有茶具紙煙；後牆置放了些道具效果之類用具，左後面有一道梯形的台階，通過舞台的後台，右前方有一小門通外面街道。幕啓，新聞記者，許是爲，在看着萬力化裝，陳嫻嫻已化好了裝。在對境子顧影弄姿，時而一陣觀衆鼓掌聲由後面傳來（即前台）室內室氣透着緊張。

爲：嗶：老大，你的鬍子不用粘了。

力：OK，生成的「考爾門」式的鬍子，又實際，又美麗，漂亮不？
記者：的確是够味兒。

愛與仇

力：那兒話。劇的好壞，主要的還是靠宣傳，總要仰仗着張先生在報上給鼓吹鼓吹呢。

記者：這點小事還命辦到，而且這也是本人應盡的責任。

力：太客氣了。呵！許經理，我想請求你一件事行嗎？

爲：甚麼事？

力：可不可以把你的款子貸我一點？

爲：自然可以；不過銀行貸款得有抵押。

力：抵押？這麼說辦不到啦？連我的被子還是租來的。呵，呵，不是說銀行裏可以信用貸款嗎？

爲：信用貸款也得有保證。

力：保證？保證有，你看，（指嫻嫻）你們這位交際花不可以担保我？

爲：噓！你要她給你担保嗎？恐怕她還保不了她自己呢！

力：那麼，咱們交換條件，我給你介紹一個漂亮的男留，然後你再借我一點款子怎麼樣？

爲：別開玩笑，老大。我又不是女人迷。

記者：你說甚麼？老許，你不是女人迷，那祇有天曉得，哈，哈。

力：哈！哈！

嫻：（替着腰用手巾擦她的絲絨袍）你們瞧，不知是誰，一口痰正睡在我的棋袍上！這種討厭鬼，一

上台來就想吃豆腐，真氣人！

力：噫！噫！你們大家看，我們風騷潑辣的陳小姐，又在後台的化妝室鬧場了。

嫻：呸！死鬼！你也在這兒尋我開心，真是豈有此理！

力：嗷：陳小姐，不是我尋你開心，你演的戲固然不錯，可是不要在後台化妝室來表演，怪肉麻的。

（衆大笑）

嫻：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你管得着？

力：所以說你就是很漫派的代表人物了，哈，哈，

嫻：（憤怒）你再說，我撕爛你的嘴！

力：不敢不敢，（看許一眼）當着許經理在這兒，我那敢再說呀！

爲：老大！何——

力：陳小姐，別生氣，我是跟你說着玩的。

嫻：我愛生氣。你少在這兒嚼嚼。你再這樣侮辱我，那我祇好不上這個戲了。

力：你愛上不愛上，與我有甚麼相干？不過你要知道。這次演劇的目的。是爲了救濟難民，募捐，募捐！

嫻：我不管甚麼募捐不募捐。告訴你，演戲可不是我們的義務。

力：那麼，你可別忘了你的責任；再說，戲劇的道德你總該懂得。

嫻：廢話，我不懂！

力：這麼說，你就只懂得演戲出風頭？哈……

爲：老大，你就是這樣，總愛在嘴上找便宜！

力：找便宜？我不過有口無心。恐怕專門在女人身上找便宜想好事的人，還大有人在呢。

爲：（氣極）萬力：你說是誰？你真有點不知自愛，再說，我就要不客氣了。

力：你敢怎麼樣？

記者：何必何必，都是自己朋友。

（樹強上）

強：鬧甚麼！鬧甚麼！我請求各位靜肅一點好不好？前台都聽見你們吵鬧的聲音，不但影響前台的效果，再說也影響了我們這次演出的心血和目的。許經理，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爲：王先生，你別誤會，我並沒有甚麼。

強：那麼。陳小姐，你看我的面子別吵了。

嫻：我並沒有吵，剛才是這麼一回事……

強：好，好，我的好小姐，過去的事情不談了，也該準備上場了。（看見記者很歡迎的樣子）哦！

且張也來了，（又回頭向旁人問）前台劃了座沒有？

記者：有了，有了，我是特地到這裏給各位幫忙來的。

強：不敢當，不敢當。（後面觀眾鼓掌聲起）你們聽，這是我們演出的成績。

嫻：還不是你領導的功勞嗎。

強：不，不。我看還是導演的功勞和大家的努力；尤其是傑明的演技，批評特別好。前幾天報上的劇

評，對傑明演技的批評，也是特別的捧他的場。

爲：傑明的戲演的確是不錯。

嫻：（妒忌地）你說的不錯，可是我們怎麼能够比得上傑明的藝術天才呢？

力：（諷刺的）是呀，誰比得上傑明呢？告訴你們：沙士比亞，就是他給氣死的。

強：再說他過去的地位也值得我們欽佩的。

嫻：哼，還不是一個演員？不過他比我們演得好些罷了。

強：不，他是我很久的朋友了。他的一切，我比較清楚，他不但是個出色的演員，而且是一個學法律的人。自從在北大法律系畢業後，放着檢察官和律師不幹，一心致力藝術，你說他是不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爲：在我看，傑明假如他是女明星的話，我一定拿出一筆款子送他到美國好萊塢影片公司去，可惜他不是——

力：女的？哈哈！

記者：許經理的話，我明白，是希望他能成爲一個戲劇皇后，真可惜不是女的。不過老章我也準備給他寫一篇特寫，寄到美國去發表發表。

嫻：對了，就是他學識歷業藝術超羣哩。

（後台有人在喊劇務的聲音）

強：哦，B.K.張，我們到前面去看看吧？

記者：好的，好的。（與強同下）

嫻：剛才樹強的話對嗎？

力：當然是對的，誰叫我們不如人家。

嫻：（有點酸意）哼！得了。你總是抬高人家小看自己。我呀。就是這麼一個怪脾氣，有人越說誰演得好，誰越在台上出風頭，我就越不在乎。不是向你們誇口（自滿的）自從請我客串這次募捐演

戲，從頭一場起直到今天，我還沒有失敗過一次。噫，相信欣賞我的人還不少呢。

力：是呀，愛你的人還很多呢！

嫻：（用手指着）呸，這個鬼，和你談正經話又來……

力：好，好，不說了，不說了。喂！陳小姐，告訴你一件事。

嫻：甚麼事？

力：追求傑明的那個女音樂家，他們近來感情相當的好。

嫻：你怎麼知道的呢？

力：昨天晚上閉幕前，我覺得有點冷，就叫了一個茶房，替我打了四兩白乾。

嫻：老毛病又犯了；可是傑明的事與你喝酒有甚麼關係？

力：你聽呀。酒打來的時候，茶房就遞給我一封信，信皮上寫着章傑明先生。我問他這封信是誰交給他的，茶房說是一位摩登小姐叫他送來的。當時我就代收了，等到酒喝完了之後，我偷偷的打開了一看哪，我就……

爲：你就怎麼樣？

力：我就沒有勁了。

嫻：別那麼不要鼻子！信上寫着甚麼？

力：她的字是又清秀，又端正，詞句又美麗。又肉感，哎喲！罪惡，罪惡！

嫻：甚麼罪惡？

力：別的不說，我看了她的信之後，我已經瘋狂了。似乎她的小手把我的心抓到她的懷裏去了。這就

是上帝要懲罰我的罪惡呀！

爲：信到底寫的什麼意思呀？

力：愛你的天才，羨慕他的藝術，今晚上要到後台來會他，還有……

嫻：還有甚麼？

力：哦，記不清楚了，不過總而言之，愛他，追他，心傾向着他。

（邊說邊瘋狂似的用手向嫻表示愛的動作）

嫻：（躲開）哎喲，你真是瘋狂了。

力：哦！哦！對不起，我是情不自禁了。

爲：老大，那封信呢？給我看看。

力：信，今天早上就交給傑明了。

爲：她叫什麼名字！

力：鼎鼎大名的俞秀吟，在此地數一數二的音樂家。

爲：俞秀吟，（回想）音樂家，你說是不是兩月前在市民大會堂演奏的，人家稱她爲音樂小姐的嗎？

嫻：對了，就是她。

爲：怎麼，你也認識她？

嫻：不單認識她，而且我們還是中學時代的老同學哩。

爲：她是你的老同學？

嫻：嗯，那時我在高二，她在初一，她還是矮我幾級的小妹妹呢……

爲：你和她同學，怎沒和我談過？

嫻：這才怪呢？爲甚麼非要和你談不可？

力：關於女人的消息，我們許經理是最喜歡聽的。

爲：你別插嘴好不好？

嫻：音樂小姐這個名字是人家稱讚她的意思，不是什麼綽號。

爲：嫻嫻，你知道她的歷史嗎？我很喜歡聽一聽。

嫻：知道的不多，記得她在國立音樂院畢業後，復員到了上海，她曾在上海演奏，一時頗得聲譽。鋼琴獨奏，她是最有心得的，除此以外，她的女高音，也特別的動人，有好多歌迷都向她拜倒了。

力：這些歌迷們，都是些誰，你還記得嗎？

嫻：你管誰呢？反正沒有你。

力：自然沒有我了，可是我看到了她的信。

嫻：又有甚麼用呢？咳！說起秀吟來，我真是羨慕她的音樂天才，她的慧敏，她的熱情，還有她的儂

強的個性，不過……

爲：不過甚麼？

力：我知道，你一定妒忌俞秀吟要奪去我們這位美男子？

嫻：快閉上你的臭嘴。

爲：萬力：說話不要太隨便了。

力：瞧你這股子酸勁。

（陸元上）

元：陳小姐，該……該你上場了。

爲：（對力）哼！簡直無聊。嫻嫻，我到前面去了。（嫻上場，許去觀衆處，二人出。）

力：無聊，也不知道誰他媽的無聊。

元：吹……吹風器呢？（找着）哦！這兒，（預備走又轉回）老……老大，你……你又喝了酒？在在

……這裏生悶氣。

力：喝酒，隨我高興，錢是在舞台上裝瘋賣傻得來的，不像是爲那個女人迷，在華達銀行當個經理

，假公濟私，買空賣空弄幾個臭錢，整天的跟我們擺架子，他媽的，他是幹甚麼的！

元：是……呀，他……跟我們鬼……鬼混些甚麼？

力：還有那個變相的妓女。

元：哪……哪個變相的妓女？

力：就是我們請來幫演這個戲的，這位自稱交際花的陳嫻嫻麼。

元：她……她和老許是甚……甚麼關係呢？

力：妍頭，妍頭，一個有錢，一個有色，未必會找上你和我。

元：怎……怎麼，這……這地方竟……竟出這……這些人哪？

力：這是島上風光罷。

元：你……你說的對，對。

（後面有人喊，效果準備）

力：該你做效果了。

元：哦……哦，（拿效果器下）

（力吸煙，默背台詞，並做小動作，樹強上）

強：剛才我經過門口，彷彿聽你說誰追傑明呀？是小瑛嗎？

力：小瑛也是一個；不過小瑛愛他，他不愛小瑛。

強：真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小瑛不讀書，請假來幫忙，你說他的目的是甚麼？

力：還不是好玩，再不，就是追傑明。

強：是呀，爲甚麼傑明這樣固執哩？

力：老兄你還是傑明的好朋友！連他的個性你還沒弄清楚。他不愛她，你有甚麼辦法？

強：不過像小瑛這樣又多情又天真的女孩子，傑明要是放棄了，那太可惜了。

力：你不曉得，現在有個比小瑛更美麗更多情的，正在追他呢。

強：誰？

力：誰，一會兒她來了，你就知道是誰了。

（外面有人喊——劇務呢？）

強：哦，來了，來了。（強急下，小瑛上場與強碰了個滿懷）小瑛，你慌什麼？

瑛：明哥呢？我找明哥。（強看了她一眼下）明哥上那去了？明哥，（大聲）急死我了，你告訴我明

哥在那兒哪？老大。

力：什麼事找他？

瑛：有事喲。哎呀，急壞了我了！

力：你急的這樣子，到底是什麼事情找他？

瑛：請他再給我劃一劃眉毛。（取鏡子看）

力：我當是什麼不得了的事呢。好，瞧我的，我代表傑明給你劃一劃，怎麼樣？

瑛：不行，他劃得好。

力：一樣的，來。

瑛：不用你，你躲開呀。（自己劃眉）

力：好好，不用我，告訴你，不是我折你們的台，你找傑明，傑明可不找你。

瑛：（無意識的）他愛找我不找我。

力：嘻嘻，小姐，終有一天你會失望的。

瑛：怎麼，我說他已經……

力：噯，有了，你不信嗎？

瑛：信不信由我；可是他愛跟誰玩就跟誰玩，與我才沒關係呢。

力：怎麼，你不愛他，嘻嘻，你心裏明白。

瑛：呸，酒鬼，我不愛聽你的話，（後台有人喊小瑛上場）來了（瑛裝劃了臉上撲了一點粉）（嫋嫋上場）

嫋：小瑛，快到你了，去準備吧。

瑛：我不是去嗎，簡直是通命！（瑛下）

嫋：這孩子脾氣可真不小。

力：我說她心事還更大呢。

嫋：演了一次戲，變成了兩個人。（後台又有人喊「老大準備」力應聲走至台階處）老大，方才茶房

說有人找我？

力：哦，大概那位音樂小姐來了。

嫋：也許是她。

力：我一會兒來，（力下場嫋走至桌旁整理面容。俞秀吟由外入，身着冬季西式晚服，手持幾本電影

週刊站在門口略停）

吟：嫋姐，你好。

嫻：好，想不到咱們在這裏會到了。

吟：我實在胃味的很，到這裏來煩擾你們，你不會責備我罷。

嫻：哪兒話，那兒話，我請還請不到呢。你也太客氣了。你看戲嗎？

吟：我連看了好幾天，你演的相當成功。

嫻：我嗎？你別瞎捧了，恐怕要叫人笑死。噢！傑明一會兒就下場。

吟：我不全是爲找傑明，我是來告訴你，錦豪被共產黨殺死，已經得到確實證明了。

嫻：噯！噯！錦豪真死的太可惜了。那麼死後他有甚麼遺言沒有？

吟：據匪區的情報說，他死之前是穿着一身青色獵戶的衣服，頭髮披散着。他並沒有懊悔，他祇說了

兩句話。

嫻：兩句什麼話？

吟：他說：「我吳錦豪是爲了愛人而死，是爲了全中國同胞戡亂剿匪而死！」

嫻：真格地，他們也是中國人，怎麼他們的手段就這樣的辣哪。哦，他還說什麼？

吟：沒有了。（悲哀的）嫻姐，他的話刺激了我的心靈，我是永遠的不會忘的，我今後要爲他這死去

人的……

嫻：哎喲，可別說這些話了。人死了就算了。

吟：可是我把他害死的。

嫻：不要這麼說，害死錦豪的是我們敵人。——共產黨！

愛與仇

吟：他是爲了我的愛而死。

嫻：可是你不能不說，他是爲了國家，爲了我們同胞的幸福戡亂而死。他是一員陣亡將士，說不定將來政府設立碑蹟來紀念他呢，傻妹妹，忘了吧！

吟：可是我良心上責任，怎麼能够「了」呢？

嫻：哎呀，什麼良心不良心，你把男人們看的那麼寶貴。譬如我吧，跟男人就沒有什麼愛情，今天高興的時候，就許跟你玩，明天也許同他踴躍踴躍。（動作）反正是遊戲人間，和男人談愛情就等在舞場裏，同一個舞伴跳舞是一個樣的方式。何必那麼認真？再說他已經死了，俗語說的好：

「人死如燈滅」他不會再來找你的。

嫻姐，你這套論理是誰傳給你的？

我自己發明的，你說不對嗎？

（笑）對是對的。

（傑明，萬力同上）秀吟，你剛來？

來了半天，竟等着你呢？

抱歉得很。

哦：這位是……

我來介紹，這位是俞秀吟小姐，這位是演小丑的萬力先生

萬先生的演技，的確值得教人欽佩。

力：小姐，你太過獎了。一個演小丑的怎麼值得你的欽佩。

吟：莎士比亞曾經說過：在舞台上拿掃把的是最神聖的。

力：哦，哦，小姐，是笑我要化裝化的難看嗎？不過我要是下了裝，也是一個漂亮的人物呀。

吟：你這又是演劇吧？（微笑）萬先生不愧是一個滑稽的小丑。

力：噫！見笑見笑。

元：（急入，口裏含着個車聲的效果器，嗚嗚的吹着進來）老：老大，該你：你上場了。陳小姐，

也快：快到了。（仍又吹着出去）

力：俞小姐，你們談談，待會見。（下）

嫻：吟，我也不能陪你了，一會見，我得上場了。（下）

（傑明拿茶點給吟，場上悄靜，兩人坐）

吟：傑明，給你的信，收到了吧？

明：我很希望你給我鼓勵。

吟：（微笑）我說領教兩字還比較恰當。

明：你這封信裏給了我不少的指示，我應當做去。

吟：我可不敢這樣想呀，不過我希望你這樣做。我覺得要是生活離開了音樂和戲劇，那就慘淡無味了。

明：感謝你的好意，我很希望你當我一位忠實的觀眾，給我一個正確的批評成嗎？

吟：親衆的批評！噢！就是一個普通的觀眾？你就離開我這麼遠嗎？不，我不是你的觀眾。

明：（默想）不願做觀眾，（走近前）那麼你做我的：

吟：（離開）啊！真不知道怎麼說了。

明：怎麼？

吟：不願說，而且不能說。

明：這是怎麼解釋？

吟：你心中所期望我的話，也正是我怕說的話。

明：那麼你給我那封信的用意是……

吟：我對於藝術有所供獻的人，應該給一封安慰的信。

明：安慰我，爲什麼？

吟：我以爲真正懂得鼓勵的人，才配鼓勵別人；真正懂得安慰的人，才配人家安慰，因爲這些人知道什麼是應該做的。告訴你，我是很羨慕一個能够鼓勵別人和安慰別的人，也正爲那些被鼓勵和得到安慰的人，感到無限的快樂。

明：這麼說，那封信專爲鼓勵和安慰我而來的，好，我應當感謝了。

吟：傑明，怎樣你不知道我的來意麼？

明：鼓勵呀，安慰呀，哈哈，我都明了

吟：你太天真了。

明：天真，天真，那是由小姐決定嘍。

吟：這不是單方面決定得了的事。

明：那我就沒辦法回答我了。

吟：這個題目，等到你們這次工作完畢了，我給你作一支曲子好嗎？

明：怎麼你給我作支曲子？

吟：還是一首富有詩意的戀歌哪。（微笑）

明：啊！你真是天才的音樂家。

吟：那麼你呢？更不愧獨特美的藝術家。（兩人熱烈握手）

明：秀吟，我認識你這麼久的時間，到此刻我才知道你是一位知音的朋友啊。我太興奮了。

（嫻，爲，記者上）

嫻：（接嘴）我沒興奮，我覺得味道太濃了。（衆笑）。（吟和明難爲情的分開。）秀吟，讓你等久了，不感到寂寞嗎？（明走在桌旁整理面容）

吟：不，一點都不感覺寂寞。

嫻：當然啦。

爲：（驚奇地）啊，這位就是音樂小姐嗎？

嫻：對了，就是她。

吟：你是……

爲：俞小姐的音樂實在使我佩服，今天晚上在這兒會到了我覺得是榮幸之至。

吟：你是……

爲：啊！俞小姐到這裏來，真的增加了我們無限的光輝呀！

吟：媚姐：這位是？

媚：嗚呀：是爲，人家問你幾次，你都把人家的話打斷了，簡直是神經病。

爲：問我啊，對不起，對不起，我因爲竟想着俞小姐的音樂成就，所以連報告也忘了，別見笑呀。我是在華達銀行當一個小小的經理，草字是爲，人家都稱我許經理。

吟：啊許經理，久仰得很。

爲：啊！啊，小姐，我實在担不起你這樣的恭維。

記者：許經理，我們走吧，報館裏你投的稿子還沒有寫好，那麼明天的事就不辦了。

爲：好，就走走。啊，俞小姐，本來我想跟你領教領教音樂，因爲我有一點小事，不能奉陪了。哦，我住在天津路八號，銀行行址在湖南路五十號大廈。除了午間到行裏去一趟之外，經常在哈爾

飛彈子房那裏消遣。如果俞小姐有功夫的話，請到舍下吃便飯可以嗎？

吟：不敢當。你有事請便罷，以後我有空就來拜訪。

爲：那我是歡迎之至。

記者：走呀！（拉許）

爲：好！再會再會！（走出門又走向）啊！俞小姐！以後如有見教，請用電話通知我也成，我的電話號碼 82064 或 03232 都可以找到我的，再會再會。（真的走了）

爲：好！再會再會！（走出門又走向）啊！俞小姐！以後如有見教，請用電話通知我也成，我的電話號碼 82064 或 03232 都可以找到我的，再會再會。（真的走了）

爲：好！再會再會！（走出門又走向）啊！俞小姐！以後如有見教，請用電話通知我也成，我的電話號碼 82064 或 03232 都可以找到我的，再會再會。（真的走了）

爲：好！再會再會！（走出門又走向）啊！俞小姐！以後如有見教，請用電話通知我也成，我的電話號碼 82064 或 03232 都可以找到我的，再會再會。（真的走了）

吟：這個人倒有趣。

嫻：他就是這麼個怪樣子。秀吟，你不要怪他，人倒滿慷慨的，是我一個朋友。

吟：嫻姐：你還不知道我的性情嗎？我從來不怪人的，而且這又有甚麼怪的呢。

嫻：別說他吧，真格地，你還到前台去看看戲去吧！

吟：不，看了幾次了，我願意在這裏談談。我不曉得爲了什麼，我一到這裏來那許多的憂愁都給忘了，就好像回到了我的幼年生活，像一隻小鳥樣的自由，我快活極了。

嫻：噯，聽你的音樂又在這兒演奏了。

（聞前台鑼聲，戲已閉幕。）

明：可是誰給秀吟伴奏！

嫻：有，有，你不是他的助手嗎？

明：那麼，聽的人呢

嫻：我呀，我願意做你們一位忠實的欣賞者。

明：真的！

嫻：自然是真的。

明：（得意的樣子）嫻姐，她……

嫻：噯，還有你。

明：我們倆……

愛與仇

(瑛手持一束鮮花跑進)

瑛：明哥，明哥，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明：什麼？你說。

瑛：才閉幕，就有一個學生跑到台上來，要往後台跑。他是給你獻花的，我就給你代收了。你看，多

好，(誘惑地)這束花够多麼美麗呀，你拿去呀。

明：我不要牠，小瑛：留着你自己看罷。

(走向秀吟的身旁，小瑛發現他們倆站在一起，很妒忌的)

瑛：哼！我知道，你愛的花，就是那個人！

(指俞)

吟：嫻姐：她說什麼？我不明白她的話？

嫻：你尚傑明吧。

瑛：(失望的)啊！

(閉幕)

第二幕

人物：

柏小瑛，陳嫻嫻，張三，許是爲，萬力，俞秀吟，章傑明，王樹強。

時間：

春天的傍晚距第一幕月餘。

地點：

陳嫻嫻寓所客廳內。

景：

這是二層樓上一間精緻的客室中，正中有兩扇玻璃門，門外有轉灣的過道，室內左右各一門，左門通餐室，右門通寢室，右牆有一壁爐，上掛一張摩特兒油畫。左牆有窗。窗旁一立櫃，櫃上置有煙具及水果等物，並有張身着西服的男子放大照片。窗前有長沙發一張，台中稍左的有圓桌一張，四圍有克羅米帆布椅，室內有點綴着的應時花草。室內色調艷麗，一望即知主人習於奢華。黃昏的霞由窗中映入。添添美色不少。

幕啓時，小瑛，樹強，嫻嫻在談話。

嫻：老張！老張！

愛與仇

(張入門)

張：小姐，甚麼事？

嫻：早上叫你送出請客人吃便飯的那些帖子，都送到了嗎？

張：都送到了。

嫻：怎麼客人還沒來呢？你再去催請一次。

張：是，(下)

嫻：嫻姐，這次你爲什麼叫我演戲？我本不會演戲，你不是叫我丟人！

嫻：我沒有叫你演戲呀！是人家請我找你幫忙，還是那句話，你要是一直住在學校裏也沒有這些事。

瑛：哼！我全都明白，你要是我的親姐姐也不會叫你妹妹去丟人的。

嫻：我不跟你談，可是你自己也想一想，我雖不是你親姐姐，我哪件事對不起你？

強：好了，好了，一切都怪我，我要不請你姊妹倆幫忙演戲，也不會引起你們的是非。

瑛：對得起我！哼！我又不是隨便給人家玩耍的人。

嫻：(羞惱成怒)誰是叫人玩耍的？你說？你說！

強：你們姐妹倆省一句成不成？越說越遠了，這都是我的不好，陳小姐，你到裏面去休息一會罷！我來勸勸小瑛。

嫻：(被推進內室)哼！無事生非，以爲我聽不懂！

瑛：哼！聽的懂又怎麼樣？我什麼都不怕！樹強，我走！我一定離開這裏，去找我要做的事情，我不

一定要靠這個表姐。

強：你走？你要去作什麼事情？

瑛：我在濟南常常見到三個五個的女兵，氣昂昂的走着，他們勇敢的精神，深深的印在我的腦子裏，我爲甚麼不可以拚命去幹一場呢。

強：我贊成你的意思，可是……

瑛：沒有甚麼「可是」的，我們看那漫天的烽火，不斷的死亡和毀滅，命運叫我們到死人堆裏去掙扎。爸爸，媽媽不知道死活，哥哥，弟弟，不知道下落，家，已經都被共匪搶去了，你說我能够不傷心嗎？

強：小瑛，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是你太感情了。

瑛：我理智得很，你瞧，在抗戰的時候，不是很多的婦女們參加過戰時的工作，受着戰時的訓練嗎？如去，在這戡亂建國時期我爲什麼不能追隨他們的脚步去呢？

強：那麼？你的學業？

瑛：當了兵還管甚麼學業，（動作）一，二，三，四多麼威武，多麼快活呀？

強：不，你聽我的話：等你這一學期讀完了，我一定幫你的忙，完成你從軍報國的志願，到那時候說不定我們一同從軍去。

瑛：你別騙我了，你是個文人，怎麼能够從軍？

強：小姐時代變了，古時候班超投筆從戎，我就不能換換口味幹一幹嗎？

愛與仇

瑛：你真的去？

強：將來一定去。

瑛：我想，那一天也許我們能够在一起，作一對……（瑛覺自己形容得失言，嬌羞的把嘴一掩）

強：一對甚麼？怎不說下去呢？

瑛：一對……一對更好的同志，（笑）你壞死了。

（樓梯有脚步声）

強：你聽，也許陳小姐的客人到了。

瑛：我回學校去，我不愛理這些無聊的人。

強：讓我送你去成嗎？

瑛：你願意跑路有甚麼不成？

（許是爲着新西裝，萬力着舊西裝，二人均現酒醉態上）

力：（醉薰薰地）喝！小瑛也在家，幸會幸會。你看我，比章茗明漂亮不？

（網上）

瑛：討厭鬼！樹強，我們走吧，他又喝醉了。

力：喝！好一個「我們」，樹強兄，恭禧賀禧，絕對贊成，同意，哈哈……

瑛：呸！酒鬼！（和強同下）

網：啐！走吧！最好不要再來。

爲： 嫻嫻！你又和他吵嘴了罷？

嫻： 小瑛這孩子，脾氣簡直是越來越不成話了！

爲： 爲了甚麼？

（萬力醉倒在沙發上睡覺了）

嫻： 回家來鬧了一天的氣，問我爲什麼叫他去演戲。你想？又不是我叫他演戲的。

爲： 你要把小瑛交給我，一定不會鬧脾氣的。

嫻： 你更是一個廢物。

爲： 你看錯了罷？告訴你，我是一個最聰明的人。

嫻： 哎喲，別儘往自己臉上擦粉了。對了，你最聰明，是不是在做夢想打小瑛的主意，哼！你少聰明點好。

爲： 笑話，你想到哪裏去了？告訴你，我現在又得了一件好事，值得你慶幸的事情。

嫻： 你有甚麼值得慶幸的事，還不是女人。

爲： 你糊塗。

嫻： 究竟是甚麼事？是不是又發了一筆外財？

爲： 對了，告訴你罷：昨天接到香港大華銀行辦事處的電報，說我在那裏存的兩千幾百萬美元美金，因爲近幾天，國內的法幣貶值，外匯提高，於是乎我們就抓住這個機會，將這筆儲存的款子拋出，收買了一大批舶來品，現在只要設法能夠避免關卡的稅收，將貨物運回國內，變了價，嫻嫻，這不但是我的經濟事業可以高枕無憂，就是以後我的經濟建設，也能够順利成功了，你說這個消息

是不是值得你慶賀呢？

嫻：（諷刺的）哼，你的經濟事業，你的經濟建設，我看你有點太自私了。

爲：噯，你不能不說我是一位追隨時代的事業家呀。

嫻：你爲什麼單在這個時候發國難財呢？

爲：告訴你，在這個時代裏只有想辦法弄金子，才能够算得起一個人，尤其是我們吃銀行飯的人。

嫻：在我看，你倒是違背法律的罪人。

爲：何以見得呢？

嫻：我時常聽到人家說，現在外匯是由國家統制的，你們私下的自由買賣，囤積居奇，黑市由你們一

手造成，還要走私漏稅。說也奇怪，法律怎麼會抓不到你們這些人呢？

爲：法律爲甚麼要抓我們呢？

嫻：因爲你違法了。

爲：法律是給愚笨的人預備的。

嫻：這麼說你比猴子還要聰明了。

爲：不是向你誇口，每在我想一件事，祇要是與我有利的，都是成功的。

嫻：你的想像太多了。

爲：成功的事業都是由想像而開始的。

嫻：你的夢還沒有做够嗎？

爲： 嗚，我又在想……
嫻： 可怕，你又在想誰呀？
爲： 嫻嫻，你能够諒解我嗎？
嫻： 諒解你什麼？
爲： 我想交個女朋友，始終沒有機會和她接近。
嫻： （不以爲然）這與我有什麼相干。
爲： 可是我怕你干涉。
嫻： 我才不管你的事呢。
爲： 因爲你們女人的醋勁相當大。
嫻： 我嗎？笑話，我這麼多的朋友，我要是吃醋呀，我早就跳在醋罎子裏頭了。
爲： 所以你與別人不同了。
嫻： 你說說到底是誰？
爲： 那位開獨唱會的俞小姐
嫻： （妒嫉）你對她打算怎麼樣？
爲： 交個朋友而已，決不會佔了你的位置。
嫻： 你呀，哼，相信你也不敢那樣做。
爲： 自然了。

爲： 俞秀吟和章傑明近來他們形影不離，況且你想要和她交朋友的條件根本就不够。

爲： 祇要你同意，相信我有辦法。

爲： 什麼辦法？

爲： 有錢嘛。

爲： 你以爲錢能够和一個女音樂家交朋友嗎？

爲： 嫻嫻，你要曉得青春的熱情是用鈔票來烘的，我相信我的鈔票。

嫻： 你呀，你這些論調我聽得都不耐煩了。我想了解一個人是不容易的，就說秀吟罷，我和她是好幾年的同學關係，會摸不清她是怎樣的一個人嗎？她曾經交過許多朋友，可是沒有一個能和她保持得長久的。她既不愛錢，又不愛勢力，個性就是太富於想像。她的熱情來了，像海潮似的澎湃，如果她冷下去，冷得人們都不敢和她接近。記得二年前，她曾經愛過一個華僑，這個人爲了她的愛，替他死去的父親報仇，結果，他父親的仇報了，那個人也死在長春了。想起來真是一個悲壯的故事。

爲： 可惜我沒有見過這個人。

爲： 你想見他也容易。

爲： 那就活見鬼了。

爲： 你看！（指着台櫃上的像片）這是在死之前送給我的一張像片。

爲： （看照片）噢！這個人竟和我長的一樣。

嫻：就是鼻子比你大一點，鬍子比你少一點。

爲：所以我是他的繼承人了。

嫻：別不害臊了。

爲：我希望是如此。

嫻：可別成了失望。

爲：不會失望，因為我對她祇是想做個普通的朋友呀。

嫻：我答應你跟她來往，但是你對她不准有軌外的行動。

爲：我決對負責沒有野心，我可以發誓。

嫻：好好不要談她了。

爲：哦，是不是又沒有錢了？

嫻：那你瞧着辦吧。

爲：（開了壹仟萬元的支票交給她）壹仟萬元怎麼樣？這是小小的活動費。（放在嫻的衣袋裏）

嫻：哼！德性。（張山入）

張：小姐，保險公司張經理不能來；卡通社的劉社長有事情；俞小姐白天同着朋友聽音樂會去了；韋

傑明先生到劇團裏開會，他說散了會就來。

嫻：俞小姐那裏你留了話沒有？

張：跟他們聽差的說了。（張欲下，走兩步又止）小姐，到了春節了……那些店裏的賤……

嫻：誰問你這些事？

張：不是我多嘴，（看許一眼）好在這裏沒有外人……

嫻：什麼話！

張：唔！唔！小姐，因為人家非要將賬目結清不可了，儘在說不好聽的話……

嫻：錢！甚麼都是錢！別噲噲，拿去，（隨手把許給的支票遞給張）還清了找回來！（張下）等一等

！（萬力動了一下）

張：是！小姐，還有……

嫻：還有告訴廚子，飯少預備點，（張應聲下）唉！如果有一天沒有錢也能够活着……

爲：死了變成鬼就不要鈔票了。

嫻：我成了鬼，你就痛快了！我看你是鬼中的魔鬼！

（萬酒醒了伸了個懶腰）

力：你們都是鬼，祇有我才是人哪。

嫻：你酒醒了又來胡扯。

爲：對了，我們都是鬼，你呢，不過是舞台上的一個小丑罷了。

嫻：一點也不誤。

力：不錯，不錯，可是我專門扮演你們這類的小丑。

嫻：你呀，何嘗不想演傑明的那類角色？可惜你生成的這副尊容，太漂亮了。

爲：所以人家傑明有那樣美的音樂小姐在陪着他，你呢？

力：我嗎，我對他是沒有甚麼反應，恐怕許經理對那位小姐有點意思罷？

爲：這是誰對你說的？

力：剛才喝酒的時候，在你的談話中已經有所表示了。

爲：這不過是想像。

力：所以說想像是不會成事實的。

嫻：傑明和秀吟的羅曼斯已經成熟了嗎？

力：昇到沸點了。

嫻：他們倆會幸福嗎？

力：一位是天才的藝術家，一位是黯麗的音樂小姐，自然是幸福的。

嫻：唔，我們倒希望能夠喝到秀吟和傑明的喜酒。

（秀吟由正門入身著初春的應時晚服）

吟：嫻姐。（另和許，萬，點頭招呼）

嫻：哎喲，說曹操，曹操就到。

吟：你請客我能不到嗎？

力：唔，唔，對的對的。噯，你看我們這幾個宮娥太監在恭候着皇后駕臨哩。

吟：萬先生又在說笑話了。

爲：老大，你說話要留神，俞小姐不但是當代的音樂家，而且是一位善於詞令的諷刺家。

吟：哪裏，音樂家不敢當，不過我稍懂一點音樂上的淺義罷了。音樂裏有悲哀有歡笑，牠裏面蘊藏着人生的真義。有時說幾句笑話，怎麼算得諷刺呢。

爲：那麼老大，你這幾根鬍子，在音樂的淺義上算是甚麼？

力：哦哦，我這兒是悲哀，悲哀。

（張三上）

張：小姐，酒飯都預備好了。現在就開嗎？

嫻：再等一會，（張下）噢！傑明怎麼還不來哩？秀吟。

吟：我怎樣會知道他呢？

力：俞小姐一定知道，不然不會來的這麼早。

嫻：老大你又多嘴。

力：哦，不敢，不敢。

嫻：那麼不等他了。

吟：我吃過飯了，嫻姐。

爲：這是晚點，不必客氣。

嫻：在我家裏你還客氣，那你是看不起我了。

吟：實在用過了，你們請罷。

嫻：那要是真的，我就不勉強了。老大，你先同是爲去喝酒，我要和秀吟談幾句話就來。

爲：俞小姐不吃飯那怎麼行？

嫻：一會兒就來。（向是爲丟眼色），你別急呀，（爲與力向右門入）

爲：好，少陪，少陪，

嫻：秀吟，聽說你近來和傑明來往的很親密，是嗎？

吟：親密？不見得罷！我不過愛他的演劇藝術是真的。

（他身軀向台櫃，無意識的摸着他死去的愛人照片）

嫻：你看錦豪向你瞪着眼在責備你哩？

吟：（發覺那張照片是他愛人的小照）啊！你快！快！快把他收起來！我不願看見他的影子。

（窗外晚霞已逝，天色已晚，室內暗下。）

嫻：錦豪的死，你已經忘了罷？你對他說的山盟海誓還記得嗎？

吟：嫻姐，你不要說他了，他不是已經死了？

可是他是爲你的愛而死的，替你父親報仇而死的。記得二年前，你們也是在我的家裏，那時你對

錦豪說出你父親遇難的情形，他慷慨的答應你，去到共匪的刺刀下給你父親報仇，仇是報了，

可是他的性命也斷送在共產黨的手裏。好妹妹，難道說，這種用死亡換來的愛情你都忘了嗎？

（嫻去開燈）

吟：別說了，別說了！（悲傷已極）

愛與仇

嫻：在信義方面講，你應該守着你們生死戀的諾言。

吟：我知道，他是我的愛人，也是我的恩人。

嫻：既然知道他是你的恩人，你就該對得起那死去的靈魂。

吟：嫻姐，我請求你寬恕我，再別把那種誓言來拘束我。我要在一切責任之外，拯救出我的空虛和寂寞，我願不了許多了。

嫻：傻妹妹，瞧你傷心的樣兒。算了罷，我不是教你對死人守信條。你要明白我的意思，你和傑明的愛情我總是耽心。

吟：你說的太遠了，我和傑明是才認識幾個月的朋友，哪能就談到愛情？我們摩根兒是朋友。

嫻：朋友？哦，你瞧你的「朋友」來了。

（吟正要回答他的話，韋傑明由正門上）

秀吟，（跑過來）你早來了罷？

吟：（想着剛才的事）啊！

明：她在和誰生氣呀？

嫻：跟你呀。等你不來，她等的不耐煩了。

明：（抱歉地）是的，我來遲了，原因是我們爲了負傷的將士們籌備勞軍，召開了一個演出會議，直到此刻還沒有散會。結果，我託了樹強給我代理着，我就一口氣的跑了來。嫻姐，太對不起你了。

嫻：噯，你爲什麼對不起我，我又不是你的
吟：傑明，不是的，不要聽嫻姐瞎扯。

（張山進）

張：小姐，酒沒有了，飯也涼了，許經理請你和俞小姐去呢！

嫻：噯，去，你到瑞康再拿兩瓶白蘭地來。（張答是下）秀吟，今天我們姐兒倆要痛飲幾杯。你從來

不陪我喝酒，今天多少喝一點。

吟：我不敢喝酒，你不知道我是學聲樂的嗎？

嫻：得了罷，人生的享受是時刻都需要的。

明：你真是樂天派。

嫻：我嗎？那有你們快活？走罷！

吟：我不是告訴你吃過了嗎？

明：我也吃過了，謝謝。

嫻：哦！那，這樣罷！回頭你們吃點點心。我先進去，給你們一個談話的機會。

吟：嫻姐。你……

嫻：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哈哈……

（嫻進右室）

明：秀吟，今兒晚上你怎麼這樣的不痛快，是身體不舒服嗎？

愛與仇

吟：沒有什麼。

明：好像你有點神思不定，噢，是不是你昨晚失眠了？你說，你要告訴我。

吟：（愛情的熱力，溶化了她的傷感）假使一個音樂家失眠的話，會使他創造出一些美麗的作品，那麼這也就是美麗的失眠罷！

明：你真嚇了我一跳。

吟：你的胆子也太小了。

明：但看遇到甚麼事情，譬如我所愛的人有了不幸的事情發生……

吟：你會嚇死的是不是？

明：至少精神上的痛苦是免不了的。

吟：唉！一個幽靈困擾在你的身邊，何必替他這樣的關心呢？

秀吟，你過於愛鬱了。你看我是多麼的愉快？自從我們認識幾個月以來，我們就沒有離開過，讓愛河裏的水，漸漸的載着我們流進了那漫漫無際的海洋，在風平浪靜的微波裏，牠格外顯出了我倆愛的美麗。你想我們的愛，是多麼富於詩意呀？

吟：我永遠怕說出我心裏要說的話。我想極力的忘却我心中所想的一切。甚麼美麗，愛情，這些我都没有了。我活着祇不過是一個影子，唉！（自語的）這麼悠長的時間，我是一步步的向着那不變的目標——墳墓裏走去；可是當我們這個意外的相遇發生了的時候，你的手牽引着我，把我從墳墓裏拉回來，我終於發覺你原來是一個人。

明：我不是人是鬼？秀吟，你爲什麼這樣的消沉呢？一個活崩亂跳的人，幹麼說這些喪氣的話？
吟：傑明，本來我今天很快樂，天曉得，那往日的回憶，忽然間打擊到我心靈的深處，因此我就煩起來了。

明：因此你就想到棺材裏睡覺是嗎？

吟：你不要嘲笑我。

明：可是你也不要這樣的消沉哪。

（張山持酒由外門進，入左門去）

吟：啊，你知道我有不可告人的苦衷和隱痛嗎？

明：得了，得了。人人都有難言處，誰沒有痛苦？過去的事不要提了。

吟：不過我的隱痛，總有一天你會知道的，這是人世間極其悲慘的事情。

明：以往的事情不談了，秀吟，過度的煩惱是會損害身體的。

吟：傑明！你知道嗎？我是一個沒有自由和勇氣的人。

明：我簡直不明白你的意思！

（嫻上場）

嫻：嗚，你們的祕密談完了嗎？

明：哪裏，我們根本就沒有祕密。

嫻：當着我還說瞎話嗎？白蘭地已經買來了，就等着你呢。

愛與仇

吟：謝謝你的盛意，我實在不能喝酒。

嫻：（嘲笑地）噢，那麼到了喝喜酒的那一天，合香酒也不喝嗎？

明：他今天的心情不大好，嫻姐。

嫻：不大好，你懂得甚麼？躲開，秀吟，你要知道，杯酒高歌才能安慰我們的憂愁呢？

力：（由餐室出）噯、傑明，我早就知道你來了。

嫻：對了，老大。他陪陪傑明罷。秀吟，走，我對你有話說。（強拉入內）

力：不，我要開新的白蘭地喝哩。

嫻：（臨進門的時候）沒有你的份，下次再來罷。（入室）

力：噫，不喝就不喝，你們鬼嘍嘍的，還瞞得住我？哈哈！哦，老弟近來和這位音樂小姐的羅曼史怎麼樣？很快活吧？

明：不過是一個夢。

力：很好，可是你把我這位綠衣使者的功勞給忘了。

明：那麼，你要我怎麼樣酬謝呢？

力：很簡單，很簡單。

明：半斤白乾酒，一塊臭糟魚。還有……

力：二兩花生米呀。

明：這些就算酬勞嗎？行。

力：再買一隻燒雞也未嘗不可。

明：你真是一個標準的酒鬼了。

力：酒，我需要的是刺激，有了牠我才能快活一點。

明：這麼說，你沒有酒就不能活囉？

力：噯噯，你別批評我，你敢說你一切都認識得清楚？

明：也許。

力：也許，你還不願意聽。就說你的意中人，她的爲人你認識清楚了嗎？她的週圍環境沒有阻礙了嗎？

明：（驚異地）你的意思是說她還有……

力：除了你，現在還有第二個人在向她進攻。

明：這個人是誰？

力：是誰，將來你會知道的。

明：唔，（自語）我說呢，今天她的態度有點奇怪。

（室內傳出勸酒聲）

（男）：噯！俞小姐，你別走，再喝這一大杯。

（女）：不，不，對不起，失陪了，外面還有……

（男）：管他哩，你要知道，萬事不如杯在手，那些窮酸們理他幹甚麼，來，來……

愛與仇

力：如何，你聽到了罷？

明：（感情衝動的樣子）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秀吟由室內踉蹌的逃席出來。向萬力）

吟：啊，你不去喝酒？那兒還給你留着一瓶白蘭地哩。

力：OK，全是我的事，（急進餐室）我的事。

吟：傑明，你會怪我狂飲嗎？

明：這是你的自由，小姐，我怎麼有過問的權力。

吟：傑明，因為煩惱環繞着我，酒，牠可以使我高興，可以使我暫時忘了煩惱，怎麼？你真的怪我了？

（寒酸的）哈哈，直到此刻我才明白你的所有的「痛苦」。可是何必瞞着我呢？

明：我甚麼瞞着你？

吟：不用辯論，我早就看破了你所謂的「苦衷」。你應該開誠布公的和我說，我們還是朋友，我知道

你有你所愛的人，他的地位，他的金錢，都可以够你揮霍的；可是你爲甚麼拿我做你安慰的代用品，小姐，你錯了，我不是你想像中的那樣一個傻子。

（吟看他生氣的樣子反而笑起來）

明：譏笑我嗎？小姐，我沒有錢，也沒有勢力，可是我絕不和那些秋波換金錢的女人爲伍。現在我沒

有多餘的話和你談，幾個月的欺騙結束了，再會。

（傑明即向外走）

明：（追上去）傑明，你誤解我了。

明：明顯的事實，還有甚麼誤解？

明：明顯的事實，要有具體的證據，你說我另有所愛的人，拿證據給我看。

明：你內心的矛盾就是事實，你的夢想就是證據。

明：（微笑）夢想是空洞的名詞呀！

明：那麼……

明：甚麼你說呀？

明：你不要強詞奪理，反正我知道了，何必說出證據？假使你要和你那個有錢的壞蛋結婚，我絕

對不干涉你，因為這是你的自由和勇氣呀。等到你們洞房花燭夜的時候，我還要喝你們的喜酒，

恭賀你們相親相愛，永偕白首呢？

明：瘋了瘋了。不是你就是我，我怎麼會惹出這樣大的誤會？傑明，第一次我請求你原諒，我不應該

吃酒，都怨我，我錯了；瞧，你氣的這個樣子，如果不是拿得住我自己的感情，我真要給你這種倔強的態度給駭死了。現在你逼得我不得不將我家中的遭遇告訴你，你坐下，（跟小孩子一樣，將他拉在沙發上坐下）剛才我說沒有自由和勇氣的話，是指着我親愛的父親，並不是有一個人來束縛我，請你相信我的話。聽着，（走到茶几旁拿了兩支煙，給傑明一支，自己吸一支）我那死去的父親，他是一個軍人，但是他有着文人的心靈，科學家的頭腦，政治家的認識，他甚麼都懂

，什麼都明白，而且他有深刻的愛國觀念。他那勇敢善戰的精神，堅強奮鬥的意志，遠非一般人可比擬的。正因為他有這樣倔強和驕傲的雄心，就在二年前國軍接收長春的時候，不幸壯烈犧牲了。他是死在我一個姓何的遠親手裏，我們以前待他不錯，可是他現在當了共產黨的政委，他殺了我的父親。

明：爲了國家剿匪戡亂，犧牲是最光榮的。

吟：可是我心愛的父親，由那時候就永別了！

明：生離死別是人生免不了的事情。

吟：父親在八年抗戰中都熬過了，想不到會死在那強盜的手裏。你說我能够不心嗎？至於你說我另有所愛的人，的確是誤會，此刻甚麼地位，名譽，金錢，美貌，都不是我想像的東西。祇有父親的愛，我的責任沒有盡到，（稍停）可是——我爲什麼要告訴你這些話，就因爲你再也不肯相信我了。

明：我相信你，我深切的同情你。

吟：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明：（伸出手緊握着她）秀吟，剛才我是一時感情衝動。

吟：可是我很後悔。

明：（驚異）你很後悔？

吟：我後悔不應該去看戲！因爲我在那一次看了你的戲就發了狂。我覺得在你的聲音中有着一種啓示

，一種獨特的美。由那時候我的狂念就動搖起來了，直到此刻。

（說着倒向傑明懷中）

明：（熱烈的擁抱）啊！秀吟，我了解你了，你原諒我對你的誤會。

吟：你不是要在洞房花燭夜來恭賀我嗎？

明：那是幾句氣話。

吟：唉！你要向一個在黑暗中摸索的幽靈去恭賀罷？……

明：你不要想剛才的事情了，就讓他過去罷。

吟：我最愛聽的是相反的話。受到你的譴責和聽到你的讚美是同樣的有力量。

明：你真是個怪人！

吟：怪人，是呀。你要親近一個不敢親近的人，日後你會得到你所預料不到的酬報。

明：酬報？

（上昇的月光，由窗外柔媚的爬進來）

吟：（走近窗口，明也跟過去）你看，那海濱公園都被月亮的光顯露出來了。

明：嗯！我看見了，那是公園裏亭子，那是海濱的水族館，那是陣亡將士紀念碑。（吟見紀念碑觸起

他的慘悽的回憶，她懷念的人又進入了腦中，不由的發呆）你看我的視力不錯罷！（見吟發呆）

怎麼？你怎麼啦！啊！你臉上氣色太難看了！

吟：（半響）陣亡將士紀念碑！啊！（明扶着她倒在沙發上）秀吟！秀吟！

愛與仇

(嫻，爲，力，張同聞聲上)

衆人：怎麼啦？怎麼啦？

明：她暈倒了。

力：啊！啊，他大概喝多了酒，趕快拿點醋來。

明：你別瞎說了。老張，你去倒杯白糖水來。

(張應聲下)

爲：趕快請大夫看看，要不要先打兩針強心針！

明：這怎麼辦，這怎麼辦哩？

嫻：哎呀，不要急。你這知心的人不要緊的，他的病不是你們說的那麼嚴重。(張持白糖水上)好給她喝了罷！一會兒就好了。

明：(扶吟服下)她究竟是甚麼病？

嫻：我們同學的時候，她就有神經衰弱病，想不到現在又犯了，咳！

(吟漸漸的清醒)

吟：(無力的呻吟)啊！(吐口氣)死是我的朋友，牠可以贖我活着的罪惡悉！

明：秀吟，你亂想什麼？你好了嗎？

嫻：簡直是鬼話。

(幕落)

第二幕

人物：

俞秀吟，章傑明，萬力，陸元，柏小瑛，陳嫻嫻，許是爲，幻影人物。

時間：

仲夏的夜晚

地點：

海濱公園

景：

面臨着海濱的一個公共花園，這是公園內的偏僻的一個角落，遊人較少的地方。四週有應時的花草，右面有一顆龐大的楊樹，垂下來的楊樹葉有如魔鬼的巨爪，牠格外的象徵着偏僻的怨佈。樹下有預備給遊人休息用的長凳。左面有一座天然的山石，上面有匠人鑿成的名人筆蹟「月光之路」。在這塊園地上，只有在月夜下遊覽，才顯出格外地幽靜和美麗。園中央稍後有一草亭，亭內設有石凳和石桌。左右有四通的幹路小徑，左邊一條小徑直通海濱。

幕起時：隱隱可以聽到海水澎湃的聲音，遠處顯示着島市奇蹟那宮殿式的水族館，天空現出皎潔的明月，環繞着幾顆零散的星斗，圍着幾朵浮雲，望遠和畫家傑作出的一副陰深幽靜的圖畫。月

愛與仇

光給人們帶來一種沉醉的誘惑的力量。俞秀吟穿着西式的便服，由園的右面跑來，帶着胆怯的樣子，四顧喊着。

吟：傑明！傑明！噢！他跑到哪兒去了？（胆怯地）傑明！

明：（他由草亭後面偷偷的走到秀吟的身後，用手輕輕地扶上她的肩）我在這兒呢！

吟：（一驚）哎喲！嚇死我了，你……

明：對不起，誰像你這樣胆小。

吟：（微喘）你太會開玩笑笑了。剛才我找不到你，我覺得身後像有魔鬼跟着似的，嚇死我了！你摸摸看，我的心還在跳着呢，你聽。（傑明用手撫上她的胸）是不是？

明：真的在跳哩。你的神經也太容易緊張了。這公園裏散步的人很多，有甚麼可怕的？喲！你瞧，月

亮今晚上也格外的明朗。我想他的光亮是象徵着我們訂婚後的愉快生活，像走上一條平坦的大路。

吟：（沉思地）唔，平坦的大路。

明：哦！哦！你聽你聽：浪濤的聲音，牠也很和諧的給我們伴奏着交響樂呢。

吟：一隻帆船在那水浪湍急的時候，牠能渡到彼岸嗎？

明：那要看那船上的主人，去努力，去奮鬥……怎麼？你後悔了……？

吟：沒有，絕對沒有。我祇是願慮着我們將來的歸宿。

明：你是希望那安靜，甜蜜，富麗的家庭嗎！

吟：不是的。

明：爲甚麼？

吟：你失戀之後……假如這麼說……你該怎樣哩？

明：（認真地）此刻你就注定了我的命運？

吟：傑明！你別太釋氣了，我不是已經是你的……

明：上帝證明我也不敢相信了。

吟：你瞧，你認真起來了。好，我對你發個誓好罷？

明：發個誓？

吟：我願做你的妻子，如果中途違反了我的誓言，定在我所愛的人面前毀滅！

明：太嚴重了，何必呢？

吟：爲了你的愛。

明：可是我不明白你爲什麼剛才居然說出那樣的話來，真使我懷疑你到底是甚麼心情？甚麼心理？

吟：（微笑）告訴你，表必須每天上着絃才能按着規矩走，那麼愛情每天要加上些甚麼原料，才能不

褪色呢？

明：愛的哲學？……不過你近來竟和許是爲來往是什麼用意？

吟：那也不過是普通的社交罷了。你妒忌嗎？

明：我不是妒忌你跟他接近，我更不是與賽羅，不過我曾經告訴過你，這種市儈小人還是少接近爲妙

吟：不是的。

明：爲甚麼？

吟：你失戀之後……假如這麼說……你該怎樣哩？

明：（認真地）此刻你就注定了我的命運？

吟：傑明！你別太釋氣了，我不是已經是你的……

明：上帝證明我也不敢相信了。

吟：你瞧，你認真起來了。好，我對你發個誓好罷？

明：發個誓？

吟：我願做你的妻子，如果中途違反了我的誓言，定在我所愛的人面前毀滅！

明：太嚴重了，何必呢？

吟：爲了你的愛。

明：可是我明白你爲什麼剛才居然說出那樣的話來，真使我懷疑你到底是甚麼心情？甚麼心理？

吟：（微笑）告訴你，表必須每天上着絃才能按着規矩走，那麼愛情每天要加上些甚麼原料，才能不

褪色呢？

明：愛的哲學？……不過你近來竟和許是爲來往是什麼用意？

吟：那也不過是普通的社交罷了。你妒忌嗎？

明：我不是妒忌你跟他接近，我更不是與賽羅，不過我曾經告訴過你，這種市儈小人還是少接近爲妙

吟： 嫻姐。

力： 他呀，他倒不是來散步，他是來找我們那位華達銀行的經理來的。

瑛： 許經理半小時前在公園裏，我還碰到他，他說在亭子這兒等你的。

嫻： 等着我？（嫻眼看着秀秀吟露出嫉妒的樣子）

吟： 那許經理等誰呢？

力： 是呀，許經理的約會，是你，是我，是小瑛，還是傑明？噢！那麼是……

吟： （不滿的）萬先生又喝多了罷？

力： 嗨，嗨，酒我倒沒有喝，剛才倒喝了兩杯酸梅湯。

吟： 豈有此理，傑明，我先到海邊上乘乘涼去。

明： 好，我隨後就來。（秀吟下）

瑛： （明將他們扯開）明哥，我告訴你一個愛聽的新聞。唔，不，也許你們討厭聽。

明： 我愛聽。不管他們，你說，小瑛。

瑛： 剛才我們由水族館裏來，看了很多奇怪的水產動物——有雙頭魚，有獨眼魚，水星星，還有很大很長的鳳尾魚，跟那些小蝦兵們在打仗，起先小蝦兵們把幾條鳳尾魚給包圍起來；動也動不得，眼看着那幾條鳳尾魚就要吃虧。

明： 這麼說鳳尾魚們打敗了？

瑛： 哼！說得那麼容易。

愛與仇

力：我猜一定有救星來了？

瑛：你糊猜。

明：結果怎麼樣？

瑛：後來鳳尾魚們，眼睛這麼一瞪，尾巴這麼一甩，就把那些蝦兵蟹將們都擊沉底了，連影子都看不見他們了，哈哈，好玩極了。（衆人點頭讚美）你們說這個新聞不好嗎？

力：好，要得。不但是新聞，還是新聞中的新聞。

瑛：（小瑛臉色變成沉重）我很奇怪，爲什麼那些蝦兵蟹將的共產黨們跟我們作戰，就沒有這樣的鳳尾魚出現呢？

明：瞧，小瑛說着說着新聞，她的心眼兒又來了。

力：你別急呀，就因爲我們鳳尾魚的眼睛，還沒有瞎呀。

明：對呀，等到我的眼睛一瞪，我的尾巴這麼一甩，保險把那些蝦兵蟹將們的共產黨，甩到北冰洋去。

明：哼，德性，瞧，你那怪樣子。

明：老大又在演戲了。

明：明哥，下一學期書我不讀了。

明：幹嘛？

瑛：我準備去做一點搗亂工作。

明：小瑛別太興奮了。

嫻：書不讀了你到哪兒去？

瑛：我到前方去，要看看那些蝦兵蝦將們有多麼厲害。

力：說得對，小瑛，這句話很有勁。

嫻：你去吧。將來你怎麼得了，老實告訴你，有你後悔的那一天。

瑛：那我們的家就白白讓他們給搶了去？

嫻：哼，我不和你廢話。反正你是你，我是我，你愛上哪兒去，就上哪兒去。

力：噯噯，小瑛呀，巾幗英雄是不好當的。

瑛：你瞧，總有那麼一天的。哦，明哥，聽說前方有很多的演劇隊，將來你去當隊長，我給你當一個

演員不好嗎？

明：樹強他曾經這樣的勸過我，不過我想去做一點慰勞工作，也是一樣的重要。

力：噯，噯，小瑛，你太不識時務了。在這靜悄悄的月夜裏，談情說愛是多麼甜蜜，多麼有味，你說

出這句生硬的話，簡直是太不知趣了。嘻嘻，（瑛也笑）

明：（不滿地）哦，我口渴得很，我想喝一杯冰水去。嫻姐，我們一同喝一點汽水好嗎？

嫻：「我們」，我還沒有這麼大的福氣，還是你請便罷。

明：好，回頭見。（明由右面幹路下去尋秀吟）

瑛：你看他多麼快活，嫻姐。

力：我們這位章老弟着了迷，近來他連劇團裏的工作都一點不過問哩。

嫻：不過傑明和秀吟的愛情，我總覺着，他們倆不能長久，會出差子的，因為你們這不清楚秀吟的神經病，和他的遭遇？

瑛：嫻姐，你可以把秀吟的遭遇說給我們聽聽嗎？

嫻：那倒沒有什麼，可是不要對旁人講呀！

力：不會的。

嫻：秀吟在二年前，他在重慶讀書的時候，曾經愛過一個騎士。

力：騎士？

瑛：（同時）騎士？

嫻：他騎馬騎的好，就是一個很風頭的運動健將。這個人是南洋的華僑，名字叫吳錦豪。個頭有點像許是為似的，年齡比是為小，他生就的一副白種人面孔，高高的鼻子，藍藍的眼睛，看去，人們都說他像是外國人。

瑛：秀吟她怎麼會愛上這樣一個人？

嫻：可不是說，她性情特別，專門愛高鼻子的嗎。

瑛：奇怪。

嫻：這個人專敢好鬥，能力很強。當秀吟離開學校之後，他就追遂着也到了上海。（想）

瑛：到了上海怎麼樣呀？

網：你別忙呀。秀吟的父親是一個革命軍人，不幸在二年前進軍長春的時候，被他一個遠親姓何的政
委俘虜了，後來聽說那些土匪們，逼着秀吟的父親投降，當時被他父親拒絕了。

瑛：不投降就會死的。

網：所以說這就是革命軍人的氣節。後來他父親就被土匪給活剝皮了。

瑛：嘖，嘖，多麼可惜！呀！死的太慘了。

網：敢情是慘呀！

力：（大聲的）死得光榮，不愧是一個標準的革命軍人。

瑛：你瞧你，人家說的熱鬧的時候，亂插嘴，討厭。

力：好，好，不說，不說。

網：後來秀吟聽到這個消息，他痛不欲生，非得要替他父親報仇不可。你們想，她是一個女孩子，怎麼能够辦得到呢？當時這個消息就被她的那個高鼻子知道了。他願意爲了秀吟的愛，挺而走險，給他父親去報仇，因此他就流着淚和秀吟分別了。他到了東北，跑到共產黨那邊當了一個小兵，就找了個機會把那個姓何的土匪給打死了。仇總算是報了，可是這位爲國戡亂，替愛人報仇的騎士，也就壯烈犧牲了。

力：好，真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

瑛：網姐還沒有說完，你又來打叉。

力：哦，我聽，我聽。

愛與仇

嫻：這是她以往的遭遇。

瑛：還有她的神經病哪？

嫻：小妹妹，我告訴你幾句經驗之談。凡是受了打擊的女子，她的愛情也就不會專一了。秀吟就是一個，而且她是富於幻想的人，所以近來她的病愈加的厲害了。

瑛：你怎樣看得出來？

嫻：秀吟自從和傑明滑翔式的訂婚之後，她的精神起了變化了。

瑛：他們不是很幸福的？

嫻：就因為幸福才惹起秀吟已往的痛苦。

瑛：怎麼說？

嫻：因為她那個高鼻子走的時候，她就對他發過誓。

瑛：發過誓！

嫻：她對錦豪說：他去替她父親報仇，要是不幸，她終身決不二嫁，所以秀吟現在跟傑明訂了婚，就是違背了她自己的誓言。是她良心上的枷鎖。

力：爲了一個死人受孤單，也不見得值得。

瑛：哼！你太不懂人情了。我問你，那個高鼻子就白白地爲她死了嗎？

力：你說的對，你說的對。

瑛：嫻姐別聽他的，還有哪？

嫻：秀吟這兩天，她見着我很恐懼的跟我說：她一到晚上睡眠的時候，就夢見那個毒蟲子帶着恐怖

樣子，站在她的面前責備她，痛罵她。（小瑛胆怯的樣子）有時候，她一夜到天明，就不敢睡覺

• 據她說，前天夜裏，她躺在床上睜着眼在想什麼，忽然看見一個影子。

嫻：（顫抖着）哦！什麼影子？

力：（使壞）什麼影子，就是那高鼻子吳錦棠，向着俞秀吟要命呀！

瑛：（驚駭）哎喲！嫻……嫻姐，嚇死我了。

嫻：老大，你嚇壞了她。

瑛：我怕！我怕。

嫻：小瑛，妳怕什麼？秀吟她是幻想，又不是真的見了鬼了。

力：（變本加厲的歌唱）人兒伴着孤燈，拂兒敲着三更，風颯颯，雨淋淋，花……（燈光暗，風聲起

，帶一種恐怖的響應）

瑛：媽呀！（抱住嫻）

嫻：老大，你是何苦呢？這種夜裏！（忽然由右面假出現出一個人影，被小瑛發現）

瑛：老大你看，你看！

力：看，看甚麼？（力露出胆怯的樣子咳嗽壯胆子）有我在這兒怕什麼？（右面假山後走出了一個人）

瑛：你看鬼來了！

力：（壯着胆）在那兒？（那人走在他的身後）在，在那兒！（那人拍他的肩）啊！真的來了！

元：是……是我，是我。

力：曖曖，陸元，黑靜半夜的開甚麼玩笑。

瑛：報應，報應。

力：你嚇的我臉都白了。

嫻：予打擊者以打擊。誰叫你在這兒嚇我們哪？哦，陸元你來幹嗎？

元：我……我是來找傑明。王先生到劇團裏找……找他幾……幾次，都沒看到他的影子。

力：他同着那位音樂小姐到飲冰室吃冰水去了。

嫻：那位王先生找他？

元：就……就是那……那位第二流作家王樹強麼。

嫻：哦，傑明的好朋友，王樹強呀，他現在幹什麼？

元：幹什麼？他……他當了官了。聽……聽說政府裏委……委派他為……為……為什麼文化視察專員

，他……他不久就要……要到前方視察去……去了。

瑛：結巴嘴，我問你，他找傑明什麼事？

元：（不耐煩的）你……你去問他……去，我怎麼曉得。可……可……可也奇怪，劇團就在公園外面

傑明他……他連去都不去。這……這就是大……大明星的作風嗎？

力：愛情至上，這就叫着愛情至上。

元：可……可是爲了愛情不能把工作給……給忘了呀。噢，陳小姐怎……怎麼一個人……人來了。

嫻：許經理你沒有看見？（天漸暗）

元：哦，哦，我我剛才看見許經理由……由彈子房來，也……也許他在找你……你呢？

嫻：哦！我們迎接他去罷。呵！今晚上天氣這樣悶熱，恐怕要下雨。

瑛：你看，嫻姐，雲彩都把月亮遮蓋了。

元：對……對，我同你們去找許經理，可是小瑛，你得……請我吃巧克力呀？

瑛：呸，慳鬼！

嫻：是為這傢伙到底上哪兒去了。

力：哪兒去了？我不是跟你說過嗎，他找俞秀吟去了。

嫻：（瞪力一眼）

元：嘻嘻，你們先……先去，我……我找傑明隨後就來。

（嫻，瑛，力，從園的左面小徑下，當走下的時候，小瑛回憶着剛才恐怖的故事，叫力先行）

瑛：走呀，走呀，你先走。

（隨力同下）

元：嘻嘻，（看他們下）怕……怕甚麼？

（元轉身欲向右下去找傑明，許是為身著青色西服上）

元：噢，許經理，你……你來得正好，他……他們才由……由這邊去……去彈子房找……找你呢！

爲：他們？誰？

元：有……有萬老大，陳小姐，還……還有柏小瑛。

爲：你上那兒去？

元：我……我去找傑明。

爲：那位俞小姐來了嗎？

元：聽說，她……她同傑明在一起吃冰水呢。

爲：在什麼地方？

元：在海……海邊飲……飲冰室。

爲：（妒忌地）好呀他們又在一起

元：他……他們倆最近打的火熱。

爲：哼！誰聽你的廢話。（是爲即從右面幹路急下）

元：呸，媽的，無……無聊極了。（亦下）

（燈光暗轉，半小時後）（天上浮雲濃起，陰沉沉的深夜帶來了一種恐怖的色彩和聲音，傑明沉靜的坐在石櫺上，聽着秀吟在大樹旁唱着新創作的曲子，插曲一，吟唱畢，明跑過去）

明：秀吟，妳不愧音樂的建築師，（擁抱）

吟：我嗎？我可沒有你說的那樣偉大。

明：的確好，曲的和諧，詞的美麗，再配上妳宏亮的女高音……

吟：我想總不如你最近演的「天網」演的成功，劇情的意義也深刻。

明：那不過是教育工具之一，認真講起來。音樂的力量，比較戲劇大的多了。軍歌他能够鼓勵將士們的士氣。

吟：情歌呢？

明：促使我們愛情成功呀。

吟：你的戲劇。

明：你的音樂。

吟：我的聲音。

明：我的表情。

吟：我和你。

明：我們倆。

（兩人熱烈的擁抱接吻黑暗的天色，愈加陰沉）

吟：我們倆都是時代的精靈。

明：靈魂。

吟：不，精靈，因為有一些人認為我們是多餘的。

明：那些人是時代的殘蹟。

吟：最好我們走出這個世界去。

明：爲甚麼？

愛與仇

吟： 那些人不要我們呀。

明： 並不是不要你，而是你對他們逃避了責任。

吟： 逃避了責任。（沉思）那麼你演的那幕話劇「天網」裏面的犯人，他害死了親外甥，法律怎麼沒有盡到他的責任哪？

明： 法律並沒有發現犯人犯罪的行為。

吟： 難道法律是瞎子嗎！

明： 法律的眼睛是人們的正義。人們沒有告發那個犯人，法律就無法盡到他的責任。所以說，人們犯法僅靠法律裁判是不夠的。人們守法，是要道德和宗教來輔助他。你看「天網」裏的犯人遭遇，最後是妻子服毒，女兒離散，結果，毀滅了他的一切。這就是道德和宗教的懲罰。

吟： 犯了罪的人，道德和宗教也能够懲罰？

明： 當然的。

吟： 譬如說，一個人曾經害死了一個人？

（風起）

明： 他將來一定遭受到他預料不到的報應。

吟： 預料不到的報應，（痛思着）譬如說死了的人，他甘心情願的爲那個活人而死？

明： 那活着的人，也應該負着良心上的責任。

吟： （恐懼地）啊，良心上的責任！

明：（窺破了他的隱衷）你問我這些話，是不是當初你害死了一個人？

吟：我？不，不，我沒有害過人！可是我總覺得你懂的太多了。

明：你忘了我當初是學法律的嗎？

（隱隱地雷聲和閃電）

吟：你聽，你聽，打雷了。

驟風，跟着一個響雷。）

吟：暴風快要到了！

明：要下雨，走，到我們宿舍裏躲一躲風雨好罷？

吟：（沉思）……

明：我們宿舍就在公園門口，好在又不遠……

吟：不，我不去，我想回家了。

明：那怎麼成，路上遇到雨……？

吟：我叫車子走。

（風聲，閃電，雷聲）

明：恐怕車子沒有了。哦，我去給你到宿舍裏拿雨衣雨傘送你回去好嗎？

吟：（變態的）你去拿罷。

明：好，你精神振作一點，我馬上跑回來。

愛與仇

吟：我覺着我的精神生了鏽了！

明：怎麼，你厭倦了我們的愛？

吟：不是。（巨雷）你去！去！快！快呀！

明：好，我就來，哦，如果雨下了，你就在亭子裏躲一躲。對不起，一會兒見。（急下）

（雷電交加）

吟：傑明，你回來！傑明！傑明！（見無應聲徘徊自語的）他去遠了！風暴快要臨到我的頭上。（巨雷聲）

吟：（瘋狂的呼叫）傑明！好！你居然把我忍心的丟在這裏！不！他就會回來的。

（雷電交加，吟恐怖地跑進亭子，扶在石凳上顫抖着）

吟：怎麼？難道真的報應來了嗎？（回憶）預料不到的報應，（被雷電震駭神經漸漸地進入錯亂，顫

抖着凝視亭外發呆，那已往的思痛，將他引入幻境。在她錯亂的視線裏突然的發現一個人立在大

樹旁，那人身着獵戶的衣裳，高鼻子藍眼睛，披頭散髮，慘白的面孔）

吟：（驚駭）啊！你！你是吳錦豪！唔，我欺騙了你！我，我！（跪着哀求）請你饒恕饒恕我這個罪

人。啊！天啦！（昏迷地倒地，幻影立刻消滅。）

（許是爲由右邊上）

爲：（發覺有人在亭子裏倒着）誰？（發現秀吟，乃大喜），哦，俞小姐！Miss俞！你怎麼一

個人躺在這兒，出了事了罷？

吟：（呻吟）你，你還在這兒。（錯覺的）

(雷電漸停)

爲：(莫名其妙的)哦！哦！是呀，我剛才來的。

吟：你爲什麼還逼我？

爲：(糊塗地)這個，這個，因爲，我是真正愛你的呀。

吟：良心上的責任，我應當向你懺悔。

爲：噯，何必說這種話呢？我聽到多麼難受。再說，看了幾次電影，吃了幾次西餐，在我的身上，這幾個錢算得了甚麼？

吟：我愛你。你雖是睜着眼睛，我是永遠愛你的。

爲：你是有眼睛的，我早就知道你對我發生愛情了。

吟：你是個勇士，是個英雄，你替我報了仇。

爲：在這個社會裏，能够找金子，造地位，也可以說是英雄。

吟：我很佩服你的勇敢。

爲：當然了，我要沒有勇氣也不敢向你追求。

吟：親愛的，你能够救救我，救救我嗎？

爲：你說罷，那怕是赴湯蹈火也再所不辭。

吟：就是那個魔鬼要來了。

爲：什麼鬼？這兒有鬼嗎？(咳嗽壯胆)

愛與仇

吟：不是，我說的那個章傑快要來了。

爲：噢，你說那個窮酸呀。有我在這兒，怕他幹嘛？告訴你，愛情不是專利品，你有權利可以收回來的。

吟：你是我的恩人。（錯亂地和他親熱）

爲：（麻醉的樣子）噯唷，你是我的心，我可愛的小鳥。

明：（急上，發現他們兩人擁抱着，氣的把雨衣雨傘丟在地下）哼！原來是你，姓許的，你忘了我是你的勁敵！

吟：（錯亂的神經漸漸清醒）傑明！（上前與他接近）

明：（見吟出聲更加氣憤）走開！現在我才發現你是個騙子！

吟：我……

明：（氣極）你！你還有什麼話可說，你這個殺人的兇手！

吟：我？……傑明……

明：爲了你，犧牲了我的事業，爲了你，斷送了我的前途，你應該想一想，你這樣的對待我，殺害我！你，你簡直是一個吃人的野獸！

吟：我是個吃人的野獸（痛苦）呀！

爲：噯噯！親愛的，（明有動作）你不要氣呀，讓我和他談談。朋友，愛情不是你佔有的。你該明白，現在她已經不屬於你了，你再發許多牢騷也是等於零，她既然不愛你，你就趕快離開這裏。何苦這麼無聊呢？

明：你是甚麼東西，陰謀險詐的小人！破壞了我們的愛情，你這個……
爲：住嘴！

吟：傑明，你不要亂講。

爲：我不跟他一般見識，秀吟，妳和他談兩句我去看看車子來了沒有？（下）

明：許太太還有甚麼話說？

吟：傑明，你誤會我了，現在一句話也解說不清楚。

明：哼！我親眼看見還說我誤會你，記得半小時前對我發的山盟海誓，居然在半小時後，妳就忍心的叛變了，不管我的死活。

吟：傑明，你叫我怎麼說才好呢？哦！傑明，（走向前）剛才……

明：（妒火愈熾）躲開我，（將吟幾乎推倒）妳還不知羞恥的女人，還有臉面和我講話，你侮辱了妳自己！（國外汽車聲，是爲上）

爲：秀吟，妳聽汽車已經……

吟：你，你這魔鬼！

爲：噯，妳認錯了，妳不是說魔鬼是他呀？（指明）哦，傑明，今後我們還是朋友，假如你以後需要

錢的話……

明：錢！（苦笑）錢……（向吟）秀吟，（發狠）妳，妳趕快跟着妳這個有錢的壞蛋滾出去吧！

吟：哦，（昏倒）

——落幕——

第四幕

人物：

陳嫻嫻，張山，王樹強，許是爲，萬力，柏小瑛，陸元，俞秀吟，韋傑明。

時間：

秋季的深夜。

景：

同第二幕。

幕開時，右室內隱隱有打牌的聲音，和男女喧譁的笑聲，陳嫻嫻由室內走出。

嫻：老張！老張！（無人應聲）這個死傢伙又睡着了，老張！

張：（迷着睡眼出）小姐，甚麼事？

嫻：我以爲你睡死了。

張：小姐，我已經有三天三夜沒睡了。剛才我打了一個盹，真痛快極了。

嫻：哼，睡死了更痛快。來，這兒有一封信，馬上送到俞公館去，要親自交給俞小姐看。然後你跟她

說，韋先生在我這兒，知道嗎？

張：小姐，現在已經三點半了，恐怕人家沒有人開門了罷？

嫻：別廢話，快去。俞小姐跟我一樣夜裏不會睡的，去罷。

（張山持信出。嫻打了一個哈欠，張山引一軍官上）

張：小姐，王先生會你。（由正門下）

嫻：噢，王先生，你當了官，我這兒來都不來了，請坐吧。

張：哪裏話，我到前方去了幾個月，昨天才回來。你比以前更漂亮了。

嫻：我嗎，別捧了，你看我已經蒼老多了。

強：客氣，客氣。哦，小瑛叫我給你帶來一封信。（交信給嫻）

嫻：（即拆信看，然後請強坐下）噢，這孩子可真胡鬧；放着正經書不讀，無故的去從那門子軍。

強：這你不能不敬佩她報國的志願。

嫻：算了。報國，一個女孩子怎麼能够去當兵哩？再說衝鋒陷陣，更不是我們女人的事情。

強：她不是戰鬥兵，她是在前方新聞處裏，當隊員，演演戲呀，寫寫駢報，說起來並不算苦。

嫻：她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以後我是不管了。樹強：你想，我供給她讀書，還要怎麼樣？我又得到她

甚麼好處哩？我要不看着我們是親戚的關係，我才不管她這些事呢。

強：哦，陳小姐你不要着急，小瑛她已經請假回來了，她馬上會來看你的。

嫻：她來也好，不來也好，聽她的自便罷。噢，我們談正經的。天已這末晚了，你上這兒來尤為送信

嗎？我看這也許是附帶，另外還有別的事罷？

（室內傳出洗牌及男女笑聲）

強：傑明在裏面打牌？

嫻：咳，這個鬼已經有三天三夜沒有離開那個牌桌子了。誰料到一位鼎鼎大名的藝術家，現在會變成這樣一個人！

強：嗯，我想，這是失戀後的變態現象。

嫻：你找他有事嗎？

強：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我和他有好久沒有會到了，特地來勸一勸他。想不到他會這樣的墮落下去，真是危險！

嫻：還不是是爲作的孽。

強：現在可不可以請陳小姐替傑明打兩圈，讓我跟他談一點事情？

嫻：自然可以。你抽煙我去替他來。

強：勞你駕了。

嫻：哪兒話，別太客氣了。

（嫻入右室，強在場吸煙漫步。片刻，傑明上，精神頗頹喪。）

明：樹強，（握手）換上了，你在前方好吧？

強：好，近來你生活怎麼樣？也好嗎？

明：也好。（苦笑）抽煙，喝酒，打牌，刺激！

強：愛情的打擊，能够致人的死命。可是在我看來，碰在一個幹藝術的人身上。不過是演了一幕悲喜

劇吧了。

明：樹強，我是人，我是有血性的人，我經不住這種風暴的打擊。告訴你，我一生沒有受過這樣的玩弄。她的熱情，誠摯，誰想到都是騙人的偽裝。女人的心是太毒辣了！

強：老弟，忘了罷。天涯何處無芳草？以你優秀的藝術天才，又何必眷戀着一個已經不愛你的人呢？

明：我太痛苦了。

強：我說你太感情，什麼痛苦不痛苦，這正是你的經驗。你要知道，悲劇是人生的淨化，牠能够使你懺悔，覺悟。

明：嗯，我應當懺悔，我應當覺悟。

強：能够接受刺激的人，才能創造出偉大的事業。（誘導地）我問你，你在這兒鬼混，你不覺得生活太平凡嗎？

明：我已經沒有什麼貪圖的念頭了。

強：瞧你，爲了離開一個女人，會把你變成了這個樣子，太渺小了。

明：不，我不是完全爲了她就這樣的消極。你看看，就是整個國家的前途，又有什麼希望哪？

強：既然你曉得，幹嘛不替你的國家想想辦法？

明：好漂亮的台詞，我想想辦法？（苦笑）你沒有看見，老百姓們連飯都沒有吃的了，工廠罷工，學生請願，這兒槍，那裏毒，一片哀怨的聲音，你就是將我放在寄賣所裏拍賣了，也救不了那麼許多挨冷受餓的難民，再說……

強：別再說了，你先聽我的吧，我問你，這些問題，是國家不好嗎？

明：唔，要負起全部的責任。

強：你呢？

明：我……

強：自然有你，每個人都是國家的主人，那麼也都應該負點責任，可是我真奇怪，對於這一次剿匪騷亂，有一些智識份子，都毫不關心的，他們就會唱高調，發牢騷，批評現實，詛咒政府，可是朋友，等到共產黨得勢的時候，恐怕比日本人還要厲害呀！他們破壞搗亂，他們放火燒殺，他們煽惑學潮，鼓動罷工，他們製造事件，散佈謠言，他們要想把全中國的老百姓都當了紅色的亡國奴，他們才甘心呢！傑明，現在你該明白了？老百姓們沒有飯吃是誰造成的？

明：當然是共產黨了。

強：還不結了？一針見血。既然你清楚了，我們就該動員起來，文化界的朋友，去把我們八年抗戰的榮譽，放在戡亂救國上面去。

明：你是說我——

強：你留在這兒幹嘛？

明：我，我能够幹什麼？

強：江處長仍想你去當演劇隊長。這個位置，既合你的興趣，又容易發揮你的力量。
（拒絕的）不，不，我不能去。我的心完全破碎了，我幹不了這個事情。

強：唔，我很同情你的苦衷，可是你要想一想：現在是什麼時候，還能容許我們再做那些不兌現的美夢嗎？

明：（沉思的）但是，我仍然很愛她。

強：那麼把你愛秀吟的熱情，轉移去愛我們的國家，不好嗎？

明：唔，我也相當的恨她！

強：那麼把你怨恨她的心，去恨我們的敵人。告訴你，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就是那受傷的獅子。用牠的吼聲，才能够挽救我們當前的危急。朋友，要知道除了你的美夢之外，還有國家，此刻我們要面對着現實，去拚，去幹，去能解除我們千萬苦難人們的痛苦。

明：可是我已經沒有感情了。

強：你說的甚麼話？人活着就有感情，如果你不去，恐怕你一切的前途都完了。

明：你一定要我去？

強：不，是那些沒有飯吃的老百姓們，向你招手。

明：啊！

強：是時代的責任在呼喚你。

明：啊！

強：要你爲受難的國家參加戡亂。

明：啊！要我爲受難的國家戡亂！（重音）戡亂！（清醒緊握強手）樹強兄，我走，我決定了，我絕

對和你一同走。我要離這可怕的環境，用行動填補我的空虛，用血汗代替我的淚水。樹強我去就是了。

強：好，這還差不多。晤，告訴你，小瑛也參加了。

明：小瑛真勇敢。

強：她也相當的聰明。

明：還有誰？

強：去的人很多，而且你都認識，他們現在都像我似的，已經連這身虎皮都穿上了。

明：有辦法。二十四兩大米子，是不成問題了。嚶，（指左門內）這屋裏的××你怎麼安排她？

強：（莫明其妙）××？

明：就是這兒的西施呀。

強：西施，噢，你說的就是嫻嫻呀？弄得我糊裏糊塗的。

明：我覺得她正扮演着現社會的一個悲劇角色，但是我不忍心看着她這樣的墮落下去。

強：這我可沒有辦法，像她這種人物，已經定了型了，而且她正代表着現社會的一種罪惡。你要想勸她們改過自新，勢比登天還難，我想這個問題，還是請負責辦理社會的人們去解決吧。（內屋男女喧嘩聲）你聽她來了。

（陳嫻嫻上）

嫻：哎呀，真倒霉簡直糟糕透了，我剛往桌上一坐，就給你輸了一把青三番，跟着這兩圈牌就沒有翻

身，我可不打。我的手氣太壞，還是你自己去打吧。

明：我去打……（強向他丟了個眼色）好，好我自己去打。（傑明進入左門）

樹強：（I am Sorry）對不起你，我們這兒李媽病了，老張又給傑明送信去了。真是侍候不過到，你不會怪我？

強：哪兒話，自己朋友，何必客氣呢。

嫻：改天有舞會的時候，我好好陪你跳個華爾滋慰勞你。

強：不敢當，我哪有這麼好的豔福。

嫻：（撒嬌似的）哼，我不配你做你的舞伴是不是？

強：配，配，當然配。噯，陳小姐，我問你裏面還有誰在打牌？

嫻：是些生朋友，有啤酒公司的張經理，有泰豐紗廠的劉買辦；還有島上名交際花劉小姐，你認識嗎？

強：不認識，陳小姐真是了不起的人物，交際廣，朋友多。

嫻：樹強：不瞞你說，我經常的用度你是知道的，如果沒有他們捧場，擺面子，我早就站不住腳了。

強：所以說陳小姐與衆不同了。

嫻：你別挖苦了。我們這些人，又有什麼與衆不同的？不過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得快活，且快活，那兒能想的那麼多。

強：妳真是想的開，又有誰能比陳小姐這樣又能幹又風流的人物呢，哈哈，好了好了，別瞎扯了，我

回去了。

嫻： 嚶，不要走，你等一回那位劉小姐打完這一圈牌，我給你們介紹，認識認識，怎麼樣？

強： 我嗎？我有了愛人了，謝謝你的美意。

嫻： 有了？我怎麼不知道，你的愛人是誰？

強： 誰？告訴妳，就是那些在匪區裏逃出來的，成千成萬的老百姓。

嫻： 哼，又是剿匪入股，我可不愛聽你這一套話。（樓梯聲）

嫻： （走至樓門）誰？

爲： （許是爲上）我呀。

嫻： 啊，又是你這個魔鬼！

爲： 哦，王先生也在這兒。幾個月沒有見面，想不到現在也變成要人了。

強： 要人？還談不到；不過替國家出一點力量而已。我想且比那些囤積居奇走私漏稅的壞蛋要強一着。

爲： （下）

爲： 哼，不識抬舉的東西。

嫻： 你在那兒受了委曲，要到這兒發脾氣。

爲： 我對他客氣，誰曉得他和章傑明是一樣不知自愛的玩意。

嫻： 你爲什麼要想奪他好朋友的愛人哩？真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不知自量。你以爲俞秀吟會愛你？

哈哈……

爲：談起來，這個女人的確是厲害。

嫻：是呀！我們女人們厲害，你們男人都是好良心的。

爲：不，不，我祇是指着俞秀吟說的，並沒有牽連着你。哎，我該打，該打，實在對不起你。

嫻：別灌米湯了罷，我的許經理。

爲：（低聲）嫻：我告訴你，雖然我沒有得到俞秀吟，可是我在香港的那批價值五十億元的洋貨，

已經偷運回國，現在已經到了九龍，如果這批貨物能夠運到內地，敢說本年的用度和我的消費，毫無問題了，嫻，這是我對你最真誠的表示，還有……

嫻：別說了，我不聽你這套騙人的話。

爲：騙妳，告訴你，祇要這一批洋貨在廣州海關和緝私處查不到的話，這筆洋財，將來妳一定可以享

受到的，嫻，怎麼，哦，你以爲我還想着俞秀吟嗎？

嫻：你不想她與我有甚麼關係？

爲：爲了對妳表示坦白起見，現在我一定叫你看俞秀吟所遭的報應！

嫻：（驚異）她有甚麼報應？

爲：我要結果她的罪惡。

嫻：你要用手槍……

爲：那是流氓的動作，我也值不得和她拚命。

嫻：是爲，你不能用手段對付她，看在我的面上，更不應該對她有不利舉動。

爲：不能對她用手段？你可知道她開我的玩笑嗎？

嫻：那是你自己誤會了，她那次發瘋，完全是爲了死去的吳錦豪，是爲看着我的面子，一切都要原諒她。

爲：原諒她，你說得那麼容易（冷笑）你看是誰！（在身上取出一張男女合照的像片）

嫻：唔，你們拍了合照。

爲：有一天我們在匯泉浴場，她沒有留神，被我的朋友用快像機將我們倆拍在一起了所以這就是我的把柄。

嫻：你打算怎麼辦？

爲：怎麼辦？登她一篇報，說她騙婚詐財就够瞧的。

嫻：你破壞她的名譽？

爲：她不應該這樣騙我，這是送她一點酬勞。

嫻：是爲，你不能這樣做。他會發瘋的，會自殺的。

爲：她要想到自殺就不會騙人了。

嫻：誰騙你，我說你是誤會了她。是爲，我從來沒有求過你，可是今天我求你一件事，就是不要這樣做。

爲：對不起！那個搞子昨天晚上已經交給時事民報的張先生了，我想今天大約登出來。

嫻：啊，秀吟，沒想到你有這樣的結果！

(張山倉惶上)

張：小姐，你叫我到俞公館去送信，哪曉得一見到俞小姐。她哭得簡直不像個人樣子，要死要活的，好像發了瘋似的。她的老媽子告訴我，說小姐——自然是俞小姐囉——今天在報上看到她一個什麼騙婚詐財的新聞，所以直到此刻還在哭着鬧着像發瘋哩！

那封信呢？

張：她還顧得看信？她見我去，一定叫我跟她一同來找韋先生。

爲：找韋先生，她還想重溫舊夢？(陰險的)哈哈。祇要我許是爲在這兒一天，就別想讓他們快活。

嫻：老張，俞小姐沒有和你一同來？

張：我沒有和他一同來，因爲太夜了，僱不到車，所以我先回來了。

嫻：好，你去吧。

(張山下)

嫻：啊！秀吟，你一世的名譽都完了。

爲：我說，這是她的幸福。

嫻：(憤怒)將她的一生名譽斷送了，還說是幸福！你壓迫一個不能抵抗你的柔弱女子，這是你的光榮嗎？你給我走，給我走出這間房子。走

爲：(鄙契地)走？沒那麼容易。

嫻：(悲泣)啊！

愛與仇

（傑明上）

明：甚麼事？嫻姐。

嫻：他登報破壞了秀吟的名譽

明：簡直是流氓。（張山持一份報上）

張：小姐，我找着了，是今天的報，這上面登着俞小姐的新聞。哦！還有照片，你看。

嫻：拿走，我不看！

張：是，是。

嫻：多事！出去呀！

張：是，是。

爲：回來，我看看，我給你們讀一讀。。（接報紙，張下許讀報）女音樂家俞秀吟騙婚詐財真象，本市上海路四號……

嫻：我不要你唸，我不要你唸。

明：嫻姐，你太同情秀吟，這也要怨她自己。

嫻：也怨你自己沒有勇氣，我早說她那次對許是爲全是神經錯亂，你爲什麼不拿出勇氣，去向她道歉

？這些日子，你知道她是多麼苦啊！

明：噯，我矛盾極了。我不知道她的心對我究竟怎麼樣。

爲：（得意的樣子，仍舊看他自已登載的消息，忽然發現另一段，新聞，露出驚慌的面色。）怎麼？

不，不會的，不會的，（重又自己唸出）（廣州訊）該地海關會同緝私處近日查獲走私貨物一批，計有力士香皂二十箱口紅四百打，香水精十箱，印度綢紗五百疋，數目之巨實堪驚人，聞政府當局，以值此戡亂期間，仍有無恥奸商，偷漏關稅，影響國庫收入，殊屬不法已極，除將貨物沒收外，並通令嚴拿主使人犯，歸案懲辦，俾正國法云。（急取出懷中日記本夾着伊定貨單，重復對照沒收的貨物）一定是的，一定是的，五十億的貨物，啊！我破產了（再讀報紙）除將貨物沒收外，嚴拿主使人犯歸案懲辦，俾正國法云，完了，一切都完了

嫻：（與明正莫明其妙的聽是爲讀報，至是乃明白）恭喜，恭喜，許經理。

爲：（撕毀報紙）放屁！你這賤貨！（急下）

明：緩期還債，哈哈。

嫻：我說這是法律睜開了眼睛，也該制一這些壞蛋，這樣的結果，還使我出一口氣。（樓下汽車聲）

明：啊！他們來了罷？（跑至窗口，開窗，朝霧迷濛，明向窗下俯視）嫻姐我快樂極了。他們真的來了。（向下招手）上來，上來，啊！小瑛也來了。

嫻：誰？小瑛？傑明，你們是怎麼一回事？

明：我們已經參加演劇隊了，到前方工作去，馬上就走了。

嫻：我真想不到

（萬力，樹強，陳元，小瑛，身着軍服陸續由正門進來）

嫻：哎喲，各位都變成民族英雄了。

愛與仇

力：民族英雄倒不敢當，不過我萬老大作一個現代的戰士還配得上。

瑛：老大真是了不起，哦！（走向小瑛）小瑛，怎麼你（看她的衣服）

不好嗎？嫻姐？（嫻點點頭）難道我就不能做個現代的花木蘭嗎？

嫻：達到你的志願了。

明：哦，傑明，現在就要動身嗎？

明：還有甚麼留戀的？

嫻：你不想見秀吟一面？

明：她？不，她不會來的！

嫻：我想她一定會來。

力：曖曖，陳小姐你別觸動了他的心事成不成。真是邪性。

嫻：老大，你總是一腦門子的官司。難道說在你的心眼裏連一點愛情都沒有？

力：愛情有，我愛的是六十年的老白乾。

嫻：酒鬼，還沒有忘掉老老病。哦，陸元也有你？

元：自……自然有我呀，我……我不能演話劇，可是當一個丘八隊員，總……總够資格呀。

強：時候不早了，各位該走了。

元：是……時候不早了，我……我去告訴司機準備。（走出正門，忽然返回）樓樓……樓梯上有一個人，我我……我看是俞……俞小姐來……來了。

衆問：俞小姐？

嫻：是她？

明：她真的來了？

嫻：我去看

（正準備起身，門啓，秀吟身着西式長褲，短襯衣，髮披肩上散亂，面色慘白，帶着羞愧的樣子，慢步進）

嫻：秀吟！

明：你！

吟：……（身移向樓窗附近，背觀衆，向外張望）

強：（向傑明）走罷？

明：（無力的）走？

力：哥兒們，甜蜜的日子過去了，走啊！

明：嗯！（堅決地）走！（回到右室取衣帽）

嫻：哦，我要送一送各位戰士，小瑛，可不要忘了給我來信。

瑛：我一定有信給你。

（嫻送衆人陸續下，傑明由右室取衣帽隨衆人後準備下）

吟：（遺棄的）你就是這樣走了？

愛與仇

(傑明轉身，踉蹌嚮停)

吟：(半自語)人們的情感就是這樣冷酷的？

明：……

吟：一個曾被愛過的人，她被人誤會受了恥辱，連一點同情心都沒有嗎？

明：(隱痛的)有，我同情一切弱者，我更愛愛我的人，可是……我……

吟：你不怨……？

明：我只怨我自己。

吟：怎麼？你

明：秀吟，如今，我什麼都明白了，我誤會了你。

吟：啊！(熱烈的擁抱他)傑明！你怎麼今天才明白？

明：遲了嗎？(沉默)

吟：靈魂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他沒有法律的規範，沒有禮教的約束，沒有妒嫉，沒有陰謀。

明：就因為你太良善了，你才受了許是爲那個壞蛋的攻擊。

吟：傑明，我沒有想到我會得到這樣的結果，他殺害了我，給我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恥辱，當我看到報紙上那篇殺害我的新聞，血幾乎從我的口中噴出來，淚水已經溼透了我的胸襟，我幾年來音樂上的榮譽，此刻已經破碎了！我奮鬥中得來的東西，毀滅了。

明：秀吟，別難過，真金不怕火煉，你怕什麼？

吟：可是我總覺負了一個人。

明：那是誰？

吟：他是個華僑，是我的愛人名字叫吳錦豪。

明：那個人還在嗎？

吟：他已經死去兩年了。

明：又爲什麼對一個死去兩年的人，那樣固執呢？

吟：

是的！我爲了我的幻想，此刻才惹來了這個不幸。告訴你，那個死者，他在未死之前，就掠去了我的心，奪去了我的幸福！因爲他是爲我父親報仇的人，爲了我的痛苦而死去的人，在他生前，我曾經對他發了很多誓言，可是幾年來我違背了他的愛，違背了他的心，爲了他更違背了活着的人——就是你。（熱烈的擁抱着他）你是我新的生命，新的靈魂，你使我知道愛，懂得快樂，傑明，你太好了。

明：（着急的樣子）這些話你爲甚麼不早點說？

吟：現在說嫌遲了嗎？

明：不是遲了，是因爲這個誤會，在我們中間造成了一條鴻溝。

（門外汽車聲繼續在催，續有人聲喊）

外聲：傑明，傑明，快一點走呀！人家都等急了。

吟：走？你們到哪兒去？

愛與仇

明：啊，秀吟，我已決定參加一個演劇隊，立刻要到前方去。

吟：（驚異）你！……

明：唔！還有許多的朋友。

吟：（失望的）你去罷，啊傑明，我口乾的很，你到裏間屋給我倒一杯水來喝。（傑明應聲進入左門秀吟急取出一個小藥瓶，係毒藥，看了看向藥瓶）朋友！你趕快給我一個安歇吧！（吞藥水傑明由左門端茶上）

明：什麼安歇？親愛的？

吟：我是想要歇息一下，沒有什麼。（門外汽車重復呼喚）你聽，那聲音不斷的呼喚你，要你向着那光明的道上去，你走罷。

明：不，我要你一塊兒跟我走，離開此地，去作我們應該作的工作。

吟：我嗎？（搖搖頭）

明：不，爲甚麼把這好的機會放過去？

吟：你不知道，我已經不是一個活潑的人了。（由身上取出一張歌曲）你看！這是我親自譜的曲，作的詞，這是一首不和諧的音樂，送給你做爲紀念吧。

明：（接過去，沉默片刻）這是一首不和諧的音樂。……

吟：是的，這是我最有心得的東西。他的節奏伴着你的靈魂，能够勝利成功，你去罷！

明：（把歌曲收起，突然地）不，我不去了，我願意和你一塊兒去死！

吟：傻瓜，你的前面還有很多的事業，和比我更美麗的愛人在等待着你呢。親愛的，（二人熱烈的擁抱）聽話，人類有不同的形像，也有不同的思想，不能和我一樣。別太癡情了。

明：不，我不能離開你。

吟：我的聲音，我的靈魂，永遠在陪伴着你的。

明：那，那是空洞的，我要的是你這個人！

吟：人？（苦笑）我原本就是一個影子。

明：影子我也要，我決對要這個影子！

吟：（絕望的）不行了，（面部有了苦痛的表情，毒藥性發作了。）

明：（奇怪的）秀吟，怎麼了你……（大聲的）秀吟！

吟：（面部露出苦痛的樣子）啊，死神，我在這裏迎接着你！你來吧！（雙手按腹部躺在地上掙扎）

明：（恍然的）她服毒了（衆人重復進來）

衆人：怎麼了？怎麼了？

明：（扶着秀吟）出事了。她喝了毒藥了。

吟：（遠遠地傳來了從軍進行曲歌聲，秀吟強行掙扎着）你們！你們勇敢的走吧，你們已經把戡亂救國的責任担負起來了。我的心靈永遠的向着你們笑着！笑着！（吟慢慢地倒下，幕後從軍進行曲歌聲漸近漸強）

明：啊！秀吟。（衆人肅敬沉默）

愛與仇

——在歌聲中幕徐徐下落——

全劇終

九四

本劇專供
軍中上演
此外一切
著作權益
仍歸作者
保留

(非 賣 品)

發行者：國防部政工局

編輯者：國防部政工局第二處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264112

11

3C

34.6

4